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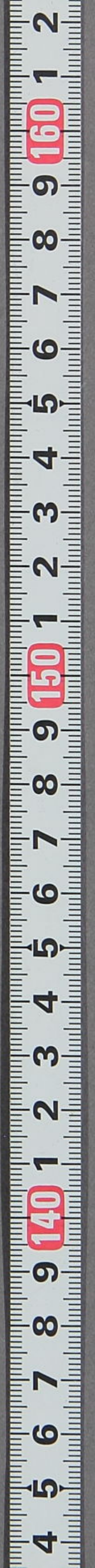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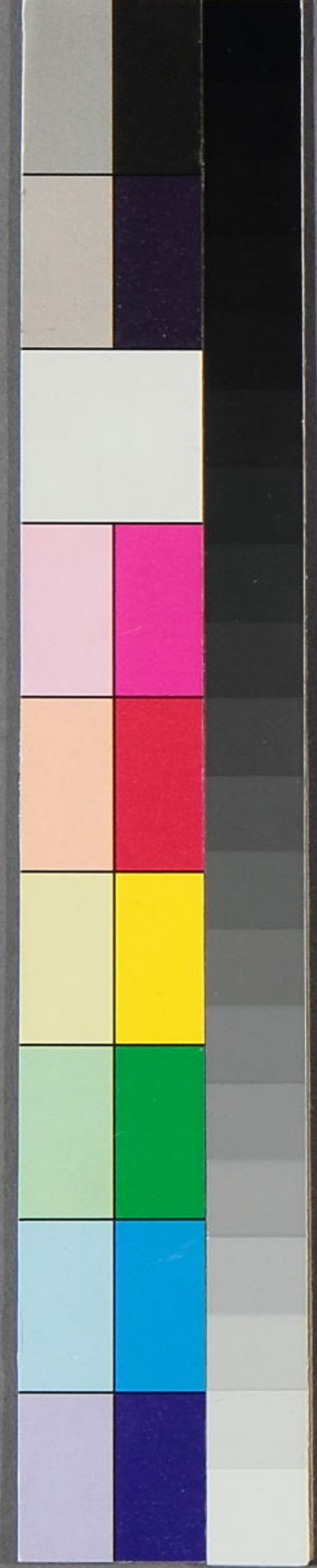
春秋左氏傳評林

林註

十五

哀公元年

仁 12
2207
15 止



信 12
2207
止 15

奇不虎

左傳評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六十五

梅谿 林堯叟唐翁

明吳興凌稚隆
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與田元繼
志季父輯著

魯哀公一

公名蔣，定公之子，蓋夫人定
嬖所生，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周

敬王二十六年，敬王四十二年，孔子卒，魯哀公十
九年，敬王崩，子元王立。此據左傳載敬王崩故也。
按諸本，敬王崩皆不同，或作哀十七
年，十八年，或作哀二十年，未詳孰正。

鄭

聲公七年，聲公二
十二年，孔子卒。

齊

景公五十四年，魯哀公五年，景公卒，安孺子荼立。
是年弒悼公陽生立，哀十年，悼公弒，子簡公任立。
哀十四年，田常弒簡公立，其弟騫為平
公而相之，專其國權，齊自是為田氏矣。

宋

景公二十三年，景公
三十八年，孔子卒。

左傳評林卷六十五

八一

與田元繼句賣

晉 定公十八年，晉霸，哀微。魯哀公十三年，會吳、黃池。吳始稱伯。哀公十六年，孔子卒。

衛 靈公四十一年，魯哀公二年，靈公卒。孫出，公輒立。是年六月，晉納衛，太子蒯聵于戚。父子爭國。哀公

五年，又蒯聵入，是為莊公。輒出奔。哀十七年，莊公出立。公孫般師，十二月，齊伐衛，立公子起。執般師，

以歸。哀十八年，衛逐起，衛侯輒復入。

蔡 昭侯二十五年，魯哀公四年，昭侯弒。子成侯立。成侯十二年，孔子卒。

曹 伯陽八年，魯哀公八年，宋滅曹。

滕 頃公十六年，魯哀公四年，頃公卒。隱公虞母立。哀十一年，隱公卒。

陳 隱公八年，魯哀公十年，楚滅陳。殺閔公。

杞 隱公十二年，魯哀公八年，僖公卒。子閔公維立。

薛 惠公三年，魯哀公十年，惠公卒。

莒 郊公

邾 隱公十三年，魯哀公七年，魯入邾。執邾子益。哀八年，歸。吳又討邾子，囚諸樓臺，梃之以棘，使諸大夫

奉子蕞以為政。哀十年，邾子益來奔。

許 元公十年，魯哀公十三年，元公卒。

小邾

楚 昭王二十二年，魯哀公六年，昭王卒。子惠王章立。哀十六年，楚自公勝殺令尹子西，攻惠王。葉公攻

白公，白公自殺。惠王復國。哀十八年，惠王卒。

秦 惠公七年，魯哀公二年，惠公卒。悼公立。魯哀公十八年，悼公卒。子厲共公立。

吳 夫差二年，魯哀公元年，入越。棲越，會稽。越行成。哀十一年，吳誅伍員。哀十四年，會晉、黃池。越入吳。哀

二十年，越圍吳。哀二十二年，越滅吳。

越

句踐三年魯哀公元年吳入越棲干會稽以行成
用大夫種范蠡為政哀十四年入吳哀二十年圍
吳哀二十一年始來聘魯哀二十二年滅吳乃以
兵共渡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周元王使人賜
句踐胙命為伯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

經元年

丁未春王正月公即位

無傳

楚子陳侯隨侯

許男圍蔡

鄭滅許矣其再見何復正也復正有三辭
莫善於自尅復者也是故襄王嘗書出已
而書王則愈於敬王書入矣許嘗書滅已而書許男
則愈於陳蔡書歸矣春秋善復正襄王許男則善之

善者

縣鼠食郊牛改卜牛

夏四月辛巳郊

無傳

秋齊侯衛侯伐晉

伐夷儀不書書次垂葭公會齊衛
內不書書次垂葭公會齊衛

冬仲

于牽帥狄師襲晉戰于緝中猶不書也諸侯之無伯
春秋誠有不忍書也必於是而後書春秋蓋將終焉
是故春秋之初諸侯無王者齊鄭宋魯衛也
春秋之季諸侯無伯者亦齊鄭宋魯衛也

孫何忌帥師伐邾

邾隱公

傳元年春楚子圍蔡

楚以諸報相舉也
侯圍蔡報相舉也
在定四年里而裁

夫屯

夫猶兵也壘未成故令人
夫屯並如字晝夜九日
晝夜九日

如子西之素

子西本計為壘
當用九月而成蔡人男女以辨

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

楚欲使蔡徙
國於江水之

蔡於是請遷于吳

楚既還
蔡人更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

夫椒吳

報雋李也

雋李在定十四年所謂
三年乃報越也雋音

越子以甲楯五千

越句踐以甲楯五千
敗餘不多也楯音盾

入越

乘勝遂入越國

雖改卜牛猶非郊
時況公斬然在衰
經之中輒行天子
之禮以見上帝可
乎
許翰晉為伯主而
諸侯至於合從以
伐之春秋特書以
著列國之無伯也
楚得專封王道盡
矣晉受衆伐伯統
亡矣王道既盡伯
統復亡矣春秋之
變至是而窮矣
李廉自晉文與伯
以來除秦晉之爭
外與國伐晉者止
三文元年衛人伐
晉襄二十四年齊
侯伐衛遂伐晉雖

西南大湖中椒

入越

入越國

一時諸侯之玩狎然春秋於衛書入於齊書遂尚未絕晉也至是而盡書二國伐晉晉無異列國矣

黃仲炎邾子方朝魯又奔魯喪所以奉魯者至矣無故而伐之何哉蓋亂世之人行如禽獸弱之肉強之食也傳元年

李康楚蔡之交兵止於此汪克寬楚昭圍蔡未足以爲善文定以宋高宗不復金國之傳故拳人以復讎爲說此朱子

保于會誓

上會稽山以自保守會稽古外及稽音

使大夫種因吳大宰

嚭

嚭故楚臣奔吳爲大宰寵幸於夫差故種因之

以行成

子將許之

夫差將許越成

伍員曰不可

之

臣所聞

樹德莫如滋

昔有過澆殺斟灌

以伐斟鄩

澆寒泥子封於過

者襄四年傳曰澆用師滅斟灌及斟鄩

澆夏后相

后緒方娠

斟

復爲澆所滅

后緒有仍氏女

逃出自竇

歸于有仍

仍古諸侯國少康

生少康焉

爲仍牧正

能戒之

澆

澆使椒求之

椒澆少

所謂以義理穿鑿也

康欲

逃奔有虞

爲之庖正

以除其害

孫鐵元人鎖城法即此雖止數語却精鍊有致

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

而邑諸綸

有田一

成爲一旅

能布其德

而北

其謀

以收夏衆

撫其官職

女艾謀澆

遂滅過戈

祀夏配天

澆

復禹之績

今吳不如過

而

或將豐之

不

越

而越之大數

成以豐天之

帝

不失舊物

今吳不如過

越

而越之大數

成以豐天之

鍾伯敬吳赦越未爲大失但忘父之仇耳又其意不出於哀矜而出矜盈其致敗在此不係於赦越若赦越之後而修備治國桓文之業也越其如冥何

保于會誓上會稽山以自保守會稽古外及稽音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嚭故楚臣奔吳爲大宰寵幸於夫差故種因之以行成求成子將許之夫差將許越成伍員曰不可伍子胥諫不可許成臣聞之臣所聞樹德莫如滋言樹立有德必使滋長去疾莫如盡除去惡疾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一斟夏同姓諸侯澆寒泥子封於過澆夏后相后緒方娠后緒有仍氏女懷身也逃出自竇自竇穴逃歸于有仍仍古諸侯國少康生少康焉相之遺腹生爲仍牧正仍古諸侯國少康能戒之能戒備澆使椒求之椒澆少殺之殺之逃奔有虞虞舜後爲諸侯者爲之庖正爲有虞以除其害賴此以得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思有而邑諸綸綸虞邑有田一成方十里有衆一旅五百人能布其德能宜布而北其德其謀其謀以收夏衆收拾夏撫其官職撫循夏女艾謀澆女艾少康臣使謀候澆之遂滅過戈襄四年傳祀夏配天祀夏禘澆澆于過復禹之績復禹功績今吳不如過今吳之強而而或將豐之或者欲興越不不

彭士望去疾莫如盡此語大勝元氣

吳越純陰符學術
魏禧按范蠡他日
于吳便如此英雄
所見畧同
王元美方吳之初
伐越也歲在牽牛
史墨占之以為越
得歲吳伐之必受
其咎越人迎擊闔
廬越焉是吳之遠
天也是以有構李
之辱夫差畜憤冀
於必報人謀定矣
越雖得天未可逞
也勾踐不納范蠡
之諫而先事襲之
迄用大敗是越之
違人也是以有會
稽之辱
孫鑣是議論中敘

亦難乎必為吳之患難句踐能親而務施句踐能親愛其民而務施恩惠○施

去下所加恩惠施不失人皆得其人親不棄勞推親愛之誠則不遺小勞與

我同壤越與吳土壤相接而世為仇讎世世爭戰為仇讎之國於是乎

克而弗取既克其國而又弗取將又存之將又與成而安存之違天而長

寇讎違乘天與而滋長寇讎○長張上下同後雖悔之後日雖復悔恨其失不可

食已不可消食而止其患姬之衰也姬吳姓言諸姬衰息日可俟也可計日而

待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介居蠻夷之地滋長寇讎之禍以是求伯吳欲

以此求為諸侯伯必不行矣必不行矣此事必不可行弗聽夫差不退

而告人子胥退而私語其人曰越十年生聚言越自此以往十年生民而聚財

而十年教訓富而後教故教訓又在十年之後二十年之外既富且教越益

爭道爭道與容可與吳其為沼乎謂吳宮室廢壞當為汗池也三月越

及吳平夫差卒從宰嚭之說許越為平吳人越吳有入越之役不書不書于經吳

不告慶吳不告慶捷于魯越不告敗也越不告喪敗于魯也嫌夷狄不與華同故

復發附錄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邾鄆定十三年趙穆以邾鄆叛范中

行之錄圍五鹿五鹿晉邑○錄吳之人楚也在定四年使召陳懷

公吳召陳懷公使從已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懷公登進國人于朝而問其所從曰

陳人從田陳人不知所與故直從所居田在西者居右在東者居左無田從黨都

逢滑當公而進陳大夫逢滑不左曰臣

聞以臣所聞國之興也以福國之當興必獲天福其亡也以禍國之當亡

穆文穆文與不知過

事而敘少異彼重
異此重少廉各有
委然皆左氏法
經世鈔除其害除
虞思之害也當日
必有所指
經世鈔布德是興
復本領能兆謀德
不迂虛也收夏衆
尤妙
沈雲將吳越春秋
載丁青謂吳子曰
樹音墓積積可杜
也吳其凶乎其時
計亦二十年之意
經世鈔施不失人
伯者本領
穆文與吳不知過

一段利害較然詞
意盛切即金石可
質而去差在於一
戰之功懷而不從
豈非天欲以吳授
越乎

必獲天禍今吳未有禍今天未嘗楚未有禍天亦未嘗
未可棄楚未必亡吳未可從吳未必興而晉盟主也
而晉乃諸侯之盟主若以晉辭吳若以晉事若何如此可公曰

魏世倣蠡種之謀
員已先見矣直英
雄敵手必二十年
者越大衰不久不
起吳大盛不久不
能復振

對曰逢滑國之有是此成敗多矣其類何必不復
小國猶復猶能復振况大國乎而况楚國

補注越不告敗也
構李之敗吳子光
卒焉既以實來告
則入越為父報仇
宜無不告者傳不
知筆削之法說在

是其福也民歸之則天佑其亡也將亡以民為土芥
無德楚雖未亦不艾殺其民亦不艾殺民吳曰

屬辭
按不告例已出隱
十一年故曰復發
傳

敝於兵今吳人日日暴骨如莽暴骨原野如草生於
而未見德焉未嘗見吳天其或者或者正訓楚也

經世鈔吳之入楚
也左右祖之妙
按陳人皆從舊來
有田之處而立無
田者從其黨之所
居

敝於兵今吳人日日暴骨如莽暴骨原野如草生於
而未見德焉未嘗見吳天其或者或者正訓楚也

言其不久
陳侯從之陳懷公及夫差克越今年夫差乃修

先君之怨夫差為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無

穆文熙途滑論吳
楚與吳之於民
而本之在德可謂
切當

侯乾侯救范氏也范氏在朝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

顧九疇滑論楚事
與子胥同以是知
吳在當時謀臣
策士覘其必凶者

人伐晉鮮虞狄也魯師會齊取棘蒲晉錄吳師在

陳吳師猶在楚大夫皆懼恐吳復曰闔廬惟能用其

民言吳先君闔以敗我於柏舉以敗楚於柏今聞其

家鉉翁傳救范中行也齊景公輔范中行以抗君獎衛輒以捍父所謂日暮途窮倒行逆施者也

補注取棘蒲魯不書謹伐盟主陳氏曰自五氏之役齊衛凡三代晉於是始書重書之也

孫鑣吳師在陳初看覺太寔稍嫌板重細玩造語典重儘有致

穆文熙闔廬恤民所以敗楚夫差勞民所以自敗古今興亡無不由此豈

嗣又甚焉今聞夫差又過於闔廬將若之何將何道以處之子西曰楚

尹二三子恤不相睦言楚諸臣所當憂恤者在於不相親睦無患吳矣

不必以昔闔廬昔闔廬之君吳食不二味其所飲食不兼二味居不重

席其所居處室不崇壇平地作室不起崇壇器不彤鏤器用樸素不加

舟車舟車不飾官室不觀所居官室無觀闕舟車不飾舟車

衣服財用所服之衣服擇不取費選取堅厚在

國其在天有菑癘天有菑疫之菑菑音災癘音癘親巡其孤寡親

而共其乏困乏絕困苦則供給之在軍其在熟

食者分分猶徧也必須而後敢食不敢先食其所嘗者其

卒乘與焉卒乘之賤亦得與焉勤恤其

民勤勞憂恤而與之勞逸與民均其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是以

死知不曠民知致死不見曠棄吾先大夫子常

易之我楚子常反所以敗我也此闔廬所以能敗楚今聞夫差

次有臺榭陂池焉二宿以上曰次積土為高曰臺有木曰榭障澤曰陂

宿有妃嬪嬪御焉妃嬪貴者嬪御賤者

所欲必成皆內官言夫差一宿亦備子女之奉一曰之行一日所行之地

珍異是聚珍寶奇異

觀樂是務游觀嬉戲是所樂音洛視民如讎視如寇讎

夫先自敗也已夫謂吳實先自取禍敗

安能敗我又豈能敗楚哉為二錄冬十一月

惟而君哉

彭家屏民為邦本

本固邦寧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夫差視民如仇而用之不已雖欲不亡其可得乎

積水曰池言夫差三宿以上即備臺池之樂

皆內官言夫差一宿亦備子女之奉

意之所欲玩好必從玩好之物必以珍異是聚

必求其成從行珍異是聚珍寶奇異

是用觀樂是務游觀嬉戲是所樂音洛視民如讎視如寇讎

而用之日新用之爭戰日新不已夫先自敗也已夫謂吳實先自取禍敗

安能敗我又豈能敗楚哉為二錄冬十一月

晉趙鞅伐朝歌討范中

經二年戊申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

帥師伐邾取漵東田及沂西田見三家之專兵權也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句繹邾地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靈公

滕子來朝滕朝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蒯聵自戚入于衛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皆陳曰戰大

冬十月葬衛靈公無傳七月而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

哀經二年 師協前此嘗取邾田自漵水矣今又取其漵東之田猶以為未足故又取沂西之田則其貪欲無厭必至於盡取而後已可知也

信之有故春秋書盟始於蔑而終於句繹也

季本衛靈公無道之君也主威不立盜殺其兄家政不修妻逐其子事無名而亂遠役行無土地信而忍敵兵不亡幸矣

王庶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大臣與國人請於天王方伯斷以大義擇其可立則可輒與國人據國拒父則胥於亂矣故書帥師書納于戚見其見敵於衛亦以著輒與國人之意也

於亂矣故書帥師書納于戚見其見敵於衛亦以著輒與國人之意也

來畏楚而請遷故蔡殺其大夫公子駟懷土而欺大國故罪

二年春伐邾魯三卿將伐絞絞邾邾人愛其土邾人

故賂以漵沂之田故以漵水以東沂水以西之田賂魯而受盟

初衛侯遊于邾衛靈公出游於衛之外郊子南僕子南僕

公曰靈公謂余無子言蒯聵出奔無大子將立女女謂子鄆

對曰子鄆郟不足以辱社稷言我不足以辱社稷之辱君其改

圖君其改心君夫人在堂上有君夫人三揖在下下有卿大夫士

君命祗辱言立嫡當以禮與內

同上皆言帥師其外同也今君私命事必不
象敵也戰而書及從祇適為辱○祇音支

以主及客也鄭黨
叛人趙鞅以亂禦
亂故春秋以趙鞅
主乎是戰也

范靈公沒時
贖之亂故也
姚舜牧蔡初不自
量受命於楚而背
楚既不自安請遷
於吳而說吳及其
事急殺執政以為
解其何以令一國
哉經書蔡遷于州
來不與其能遷也
書殺大夫公子駒
不與其能殺也
傳二年

對曰子郢
郢異於他子
言已用意與
諸子不同
且君沒於吾手

亡人之子輒在
亡人謂蒯贖輒蒯贖
之子靈公之嫡孫也
乃立輒
是為

公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
衛太子即蒯
賁戚衛邑
宵

迷夜行
迷路
陽虎曰
陽虎奔
右河而南
使太子統
統者始發喪
之服○統音

必至焉
於戚
使太子統
偽自衛逆者
偽為自
衛來迎

告於門
告於戚
哭而入
舉哀而
遂居之
遂居于戚
蓋輒以子

鄭子姚子般送之
子姚即罕達子般即駒
弘為齊送粟○般音班
士吉射逆

秋八月齊人俞范氏粟
范氏久居朝歌糧食
不足故齊以粟輸之

之栗○射音亦
趙鞅禦之
趙鞅帥師禦
遇於戚
鄭

相處於衛
陽虎曰吾車少
言我兵
以兵車之飾
飾先

與罕駟兵車先陳
罕駟即子姚子般
又先鄭師而結陳

罕駟自後隨而從之
晉先陳故鄭
師隨而從之
彼見吾貌
鄭

必有懼心
見車多
於是乎會之
會合

必大敗之
鄭師從之
趙鞅從
卜戰
趙鞅以龜
龜焦
北

樂丁曰
晉大夫
詩曰
舉大雅
爰始爰謀
經始其事
爰

契我龜
與我龜卜
相契合言先人事
謀協以故北
北

契我龜
後下筮也
契如字又擊

比事則得罪萬世

弗受父以尊王受
命也而左氏則謂
夫人尊遺命立郢
鄆離乃立輒夫使
輒而誠受靈公命
令不得納父亦宜
委於所可立使不
失社稷而身從父
焉如程子所論迺
可耳况靈公未嘗
命輒而輒之立不
過以國人故則宜
速逆父還而奉以
位如高閔氏所謂
此天理人倫之極
至奈之何他人納
其父而反拒之故
春秋再書贖曰世
子世子正也屬辭
比事則得罪萬世

拒父不
受也

鄭子姚子般送之
子姚即罕達子般即駒
弘為齊送粟○般音班
士吉射逆

之栗○射音亦
趙鞅禦之
趙鞅帥師禦
遇於戚
鄭

相處於衛
陽虎曰吾車少
言我兵
以兵車之飾
飾先

與罕駟兵車先陳
罕駟即子姚子般
又先鄭師而結陳

罕駟自後隨而從之
晉先陳故鄭
師隨而從之
彼見吾貌
鄭

必有懼心
見車多
於是乎會之
會合

必大敗之
鄭師從之
趙鞅從
卜戰
趙鞅以龜
龜焦
北

樂丁曰
晉大夫
詩曰
舉大雅
爰始爰謀
經始其事
爰

契我龜
與我龜卜
相契合言先人事
謀協以故北
北

不可掩矣異哉公謂簡子始納衛太子下得吉詢可也但諮詢于簡子

也衆之言不可以訓誓趙簡子誓曰范氏之族中行氏之族反易天明欲擅晉國

鍊淨有致穆文與公子郢之德不事其君斬艾百姓民命○艾音又欲擅晉國賢其季札子臧之擅晉國

而滅其君君之社稷寡君恃鄭而保焉恃鄭

以保守其國今鄭為不道為不道棄君助臣助其叛臣

二三子汝諸將帥順天明順天明好從君命從君命經經

德義經常其助除訴恥除訴其討逆之訴在此行也在此行也

克敵者諸將之勝上大夫受縣千里百縣上

下大夫受郡縣有四十郡下大夫士田十萬士受田

庶人工商遂得遂人臣隸圉免免去志父無罪志父

指在下入晉陽以畔後得歸改名志父君實圖之君當圖其

若其有罪若以為有罪絞縊以戮當絞縊以桐棺三

寸棺用難朽之木桐木易壞故以為罰不設屬辟屬

大棺也辟施棺也王棺四重被水午及兕之革為一

重辟為二重屬為三重大棺為四重君再重屬與辟

為一重大棺為重大夫一重無辟唯屬與大棺為一

重今云不設辟者僭君制耳非正禮也○屬音屬辟

素車樸馬車馬樸素以載無入于兆不入於先

卿之罰也凡此數者此下卿之罰為衆甲戌將戰將

郵無恤御簡子郵無恤即王良為趙衛太子為

右太子蒯瞶為登鐵上升鐵上望見鄭師衆望見鄭

太子懼蒯瞶自投于車下墮于子良授太子綏子

而後文氣較鬆語較率此章態味濃腹而氣力道勁置多

孫鐘此傳自成宣孫鐘此傳自成宣

左傳卷之六十五

之傳文前不復可即王良以綏而乘之○而載之於車曰婦人也以荆贖

左翼陸祭曰與罕言其簡子巡列趙鞅巡行曰畢萬晉獻公卿匹夫也亦單

獨之匹七戰皆獲從獻公七戰皆獲有功有馬百乘百乘之牖死不在

必克也死於牖下得亦死以壽終郡子勉之勸諸將勉死不在

羅無勇趙羅無勇不能乘車麋之於車宋勇為右勇亦晉

羅無勇趙羅無勇不能乘車麋之於車宋勇為右勇亦晉

衛太子禱荆贖禱曰曾孫荆贖告祖考故敢昭告

皇祖文王皇大也康叔文王之烈祖康叔烈顯也康叔始受封

文祖襄公荆贖襄公孫故以鄭勝亂從勝鄭

顯祖故以為文祖襄公為繼業守文之祖鄭勝亂從勝鄭

彭士望死不在寇名釋君助臣晉午在難臣為在於難○難云不能治

為從於亂不能治使鞅討之使趙鞅師荆贖不敢自供荆贖

圖安佚不敢自備持矛焉車右主擊刺敢告敢告無絕筋

無中戈矛無折骨無折骨肉無面傷無中以集

大事集成軍旅無作無作我祖羞祖之羞大命不敢請

死生大命佩玉不敢愛佩玉不敢愛佩玉質信以鄭人擊簡子鄭

或擊中肩中肩中簡子之斃于車中簡子斃於獲其蠶旗

蠶旗各獲簡子天子救之以荆贖為車右故鄭

師比鄭師獲溫大夫趙羅羅無勇故鄭師太子復代

之荆贖復代鄭鄭師大敗大敗鄭師獲齊粟千車鄭為齊

可矣觀傳使語則經世鈔趙孟喜曰可矣觀傳使語則

此可矣只喜戰勝耳

附見趙孟留公孫
老與之其所皆稅
范氏田居之言老
無罪也

汪道昆公孫老奪
旗趙鞅雄奇可
想
經世鈔報主德趙

獲齊粟趙孟喜趙鞅喜衛太子曰可矣言其可用傳復曰

凡千車趙孟喜前怯而後勇雖克鄭言今雖克猶有知在言知氏將

○復音叟此慶尚未艾絕後趙初周人與范氏

智先時周人嘗以公孫老稅焉范氏臣為范氏趙

氏得而獻之趙氏之衆得老吏請殺之軍吏請殺之趙孟

曰為其主也言老之收稅何罪何罪止而與之田公

孫老還其所稅及鐵之戰在此以徒五百人公孫老以步宵

攻鄭師乘夜以取蠶旗於子姚之幕下取鄭師所獲

罕達帳幕之下獻曰獻於趙請報主德請報簡子追鄭師鄭

敗走簡子追之姚般公孫林二子鄭大夫殿而射殿鄭師而

氏世食士報幸哉殿顛去前列多死晉軍之前趙孟曰無小雖小國

感者鮮矣況報乎收最使既戰既戰簡子曰趙鞅自吾伏歿嘔血也言已陪于

孫鏹國無小三字收最使穆文熙簡子以主車中雖伏弓衣而鼓音不衰鳴鼓進兵今日今日我

論功何其自見而體乎於下再伐鄭我右之上也我車右之郵良曰即王我

兩制將絕在晉曰制言我馬之兩吾能止之我能止

我御之上也我御車之駕而乘林乘載也林橫木明

載細小之橫木使簡子觀之乘如字兩制皆絕止使不絕之功傳言

簡子不讓下自伐吳洩庸如蔡洩庸吳納聘納聘而稍納

師元年蔡請遷于吳中師畢入吳師盡衆知之蔡人

既請遷矣復可悔既請遷矣復可悔

乎其哭而遷墓竟可嗟及也

哀經三年

陳丘先國夏後曼姑是聖人惡其不義以齊為兵首

孫覺桓公者哀公十世祖也僖公者七世祖也諸侯五

庶而十世七世庸存焉非禮矣

黃仲炎桓者親盡而庸不毀者蓋三桓私於其祖也僖亦親盡何以不毀以其存祖不得不存僖也故春秋因二宮災以著三家非禮爾

許翰宋始窺曹曹不量力而好強國不修德而圖大功則適足以取亡而已

高閔放大夫者國也而稱人衆人逐之也故之于吳召亂之道也厥後蔡亂以公孫氏豈獵之黨歟
趙鵬飛前年伐其國奪其地盟其君今又圍邾邾何憚於魯哉虐邾甚矣
傳三年
韓永仲桓僖宜祧久矣而不祧三家之意也三家尊桓而德僖宜毀而不

姑傳詩林卷六十五

蔡侯告大夫

蔡昭侯告其大夫

殺公子駟以說

殺駟以說于吳言不時遷

駟之哭而遷墓

將遷與先君辭故哭

冬蔡遷于州來

見經

經三年己酉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戚而齊

備衛以圍之父子之義景公未之祭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

無傳

五月

辛卯桓宮僖宮災

天火曰災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

培陽

無傳魯黨范氏故比年四城皆懼晉也

宋樂髡帥師伐曹

無傳

秋七月丙子

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

孫獵于吳

無傳公子駟之黨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無傳惠公卒悼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見經

求援於中山

中山即鮮虞求鮮虞之助

傳三年春齊衛圍戚

見經

求援於中山

夏五月辛卯司鐸火

司鐸火

火踰公宮

火踰越魯

僖災救火者皆曰

救火之人

顧府

顧府庫之藏言常人

南宮敬叔至

敬叔即南宮閱孔子弟子也至火所

命周人出御書

侯於宮

使待命於公宮

曰龙女而不在

子服景伯至

景伯即子服何至火

命宰人出禮書

宰人冢宰之屬

以待命

有常刑

國有典

校人乘馬

校人掌馬乘馬使四

小共

所命不共

有常刑

國有典

校人乘馬

校人掌馬乘馬使四

備國之百官

各備其官

府庫慎守

府人庫人各謹所守

濟濡帷幕

濡帷幕於水中出而用之為濟

鬱攸從之

鬱攸火氣也從

左傳平林卷六十五

三十三

毀而天譴以災非
遺桓僖也
彭士望出御書他
物可再具惟先代
典籍不可再備蓋
何知取圖籍而不
知收六經以致楚
人一炬偽書並出
無所考信故後人
議之此所以成何
之功名而已
孫鑣敘法比前罕
產又稍不同彼專
為政此眾為政
同上至字是提綱
各人言意不同就
定繪出其奇變
彭家屏哀公之世
魯衰極矣而倉卒
救火猶能收書籍

火氣而蒙葺公屋以濡物蒙葺覆葺公家之屋自太廟始始自太廟
重宗廟也大泰外內以悛悛次也外內各以悛助所不給力
不給則有不用命有不肯用則有常刑則加以典刑無
致其助命者命校人駕乘車乘車公
赦無有公父文伯至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乘車公
之備緩急季桓子至即季孫斯御公為哀公立于象魏之
外立于象魏命救火者傷人則止火勢傷人財可為
也有財則可為不欲命藏象魏命有以藏象魏之法
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曰舊章不可亡也言國家故舊
之故謂其書為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
富父槐至槐富父終生曰無備而官者備後無
責猶拾瀋也瀋汁也北土呼汁為瀋猶於是乎去
於官拾瀋終不可得○瀋沈也

藏書章顧府庫衛
公宮重民命備不
備事人皆得大體
猶有先王之遺澤
也
官祖謙左氏載此
年救火之事如敬
叔命周人出御書
景伯命宰人出禮
書桓子命藏象魏
此亦見魯為儒者
之國
魏禧按桓公大逆
宜矣信公之災豈
以魯頌故耶
按稟亦積也
陸彙天災何常之
有雖孔子之聖焉
從知其為桓僖以
為親盡不毀而當

表之橐表表火道風所向者去道還公宮開除道周
火無相連○還孔子在陳仲尼時聞火聞魯有曰其
音環又音患孔子在陳錄劉氏范氏世為婚姻故
桓僖乎言桓僖親盡而廟○附錄劉氏范氏世為婚姻故
劉氏周卿士范氏晉大夫世為婚姻之親長弘事劉文公長弘為劉文
大夫世為婚姻之親長弘為劉文故
周與范氏故周人黨趙鞅以為討討周與六月癸卯
周人殺長弘終違天○秋季孫有疾即季命正當正
桓子之寵臣桓子命之曰無死欲付以後事故南孺子之子南
子季桓子之妻男也若生則以告告於公而立之
其所妊娠之子男也若生則以告告於公而立之
季氏女也若生則肥也可肥季康子各則季孫卒季
卒康子即位孫肥既葬康子在朝在魯之南氏
卒康子即位孫肥既葬康子在朝在魯之南氏

得譴者則前此武官煬官之立其為失禮尤甚而災不及何與蓋當時里君曰

生男南孺子正常載以如朝正常從桓子遺言告曰夫子謂季桓命其圍臣曰圍臣正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

穆文庶周與范氏趙鞅為討周殺長弘實非其罪而傳以為城周違天之

告取奉遂奔衛正常既告康子請退辟位而退公使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討殺召正常使召正常正常不反長康子也

叔違天高子違人見定元年叔即甚弘也

荀寅伐其郛荀寅即中行氏伐使其徒自北門已犯師而出已犯師而出已因内外夾

焉耳正常既載孤以告乃不敢以死力爭而遂奔衛者何居蓋康子之力能奪嫡而憂南氏之子不立也然則

癸丑奔邯鄲趙穆以邯鄲叛黨於十一月趙鞅殺士

何取於姑為此告以寒責哉適趣之死矣

四年庚戌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昭侯殺子蔡公孫辰出奔吳書公薨夫人姜氏孫于郛公子

魏臨則或殺之必是康子為讓而殺之也然亦有其人不知謀而其黨為之者不可以一例論

人執小邾子無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皆

按所屬之男既死正常義不當反且力不能討其仇而仕之可乎注以為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晉執戎蠻子城西郭郭備晉也六月辛丑亳社

畏康子非也
哀經四年

杜謬蔡侯為一國
君不能自正而為
賤者所殺其貶可
知也

傳說彙纂杜預以
稱盜為賊孔氏暢
言之石介謂蔡無
臣子家鉞翁謂亂
黨衆不容悉書
是也胡傳專責蔡
侯而於弑君者有
恕辭不可以訓故
刪之

季本蔡昭侯之弑
辰為正卿必蹤跡
可疑者也故奔吳
趙鵬飛小邾子固
微爾微國必不敢

犯宋宋執之非罪
也責人以執其貶
可知

家鉞翁戎蠻雖通
於楚亦嘗服屬諸
夏昭十六年楚乘
其亂誘其君而殺
之楚實無道戎之
叛之宜也於是自
拔歸晉晉人倘畏
楚之盛強拒而弗
納可也聽其去而
適他國亦可也乃
詐而執之以歸于
楚晉之罪大矣故
書人以貶之

揚士勛周禮建國
之神位左宗庶右
社稷彼謂天子諸
侯之正社稷受霜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無傳頃公卒
隱公虞母立○冬十有

二月葬蔡昭公無傳亂故
是以綴○葬滕頃公無傳

傳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將朝
于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

承承音懲蓋楚言也蔡諸大
夫恐其又請遷于吳也公孫翩逐而射之蔡太
夫公

矢門之公孫翩以兩
矢自守其門衆莫敢進衆畏其射
皆莫敢進文之錯後

至蔡大夫文之錯後衆
而至○錯音措又皆曰謂衆
如牆而進行如牆俱

進多而殺二人翩以兩矢多則殺
二人少不能也錯執弓而先文之
錯執

公孫辰奔吳而殺公孫姓公孫肝肝即公孫霍
姓音生肝音肝○夏

楚人既克夷虎夷虎蠻夷
叛楚者乃謀北方乃謀北方
之諸侯左司

馬駁申公壽餘葉公諸梁三子楚大夫○駁
攀上又攀葉音攝致蔡於

負函負函楚地此蔡之故地人民楚因以
為邑今致之於負函者會其衆也致方城之

外於繪關繪關亦楚地會方
城外之衆於此曰吳將沂江入郢迎沂
日沂

昔之期一昔一夜也
夜結其期襲梁及霍梁霍皆戎蠻子之色
明日便襲梁霍使不

單浮餘圍蠻氏楚大夫單浮餘
圍戎蠻氏之國蠻氏潰蠻氏之衆
逃上而散

蠻子赤奔晉陰地陰地河南山北自
上雒以東至陸渾司馬起豐折與

狄戎楚司馬駁起豐折二
邑之人及戎狄之衆以臨上雒以軍臨上雒之
地○雒音洛

左師軍于菟和楚左師屯于上雒東
菟和之山○菟徒右師軍于倉野

五傳平林卷六十五

五十六

靈壽周禮又云決楚右師屯于上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
陰事於亳社明不雜縣之倉野命大夫為別縣曰晉楚有盟
與正同處明一在監尹者曰士蔑曰晉楚有盟以來世有盟誓好惡同
西一在東故左氏曰間於兩社為公室輔是也
邪寶湯作夏社為後戒也周存亳社其猶湯之志故凡都邑皆有之蓋舊社云爾
傳四年
增補合注杜注承為懲謂懲創往年之遷劉注承為繼謂恐其又遷相承繼皆非也胡氏以為析文者得之楊子卷蔡侯始諸遷而中悔竟致吳

願也此楚君之願也不然苟不如此將通於少習少習商縣武關也
武關之道以聽命伐晉以聽命士蔑請請趙孟士蔑以楚之命
請命於趙孟曰晉國未寧言晉國有范中行安能惡於楚楚為惡必速與之必速執戎蠻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士蔑乃會致九州之戎在晉陰地陸渾者將裂田以與蠻子將分裂田以與蠻子蠻子聽之蠻子信之遂執之執戎蠻與其五大夫又執其五大夫以界

師之入于郟之殺故悉其又遷此雖公孫翩一人之射而實國人之所共殲也已
補注錯遂殺之以盜赴故翩不告
王元美是時楚之氣雄南北目中無晉此趙孟之所以畏也
凌稚隆既長楚而以蠻子與之則明言以蠻子可矣何必為裂田之誘聽下之執乎甚矣趙孟之餒也蠻子以窮歸晉而晉不能庇及歸之以取緝

楚師于三戶三戶今丹水縣北司馬致邑立宗焉楚司馬復詐為蠻子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馬復詐為蠻子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氏以歸于楚附錄秋七月齊陳乞傷弦施即弦多衛甯跪救范氏齊衛黨范中行故救之庚午圍五鹿五鹿晉邑九月趙鞅圍邯鄲邯鄲晉邑荀寅奔鮮虞即奔中山趙稷奔臨邑臨邑晉邑十二月弦施逆之齊弦施逆
趙遂墮臨邑趙遂墮臨邑以處國夏伐晉齊國夏帥師伐晉取邢邢晉邑
任任音樂鄙鄙音逆時時音陰人孟壺孟壺晉邑
會鮮虞納荀寅于相人相人晉邑齊弦施又會鮮虞納荀寅于相人
五年辛亥春城毗無傳備夏齊侯伐宋無傳晉

可發一慨
附見與鮮虞會者
國夏也舊注或非
哀經五年

趙鞅帥師伐衛衛助范氏故 ○秋九月癸酉齊侯柝曰卒
景公卒安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無傳

師虜魯以千乘之
國不能親仁善隣
鎮撫民庶既無威
強之可畏又無德
禮之可懷乃區々
屢奪民力以興土
功安能為國而無
弊乎

五年春晉圍相人范中行所 荀寅士吉射奔齊中行
相言諸昭子昭子即士吉射王生 使為相人使張柳
宰昭子曰問王 夫非而讎乎而汝也夫謂張柳朔非
對曰王生 私讎不及公私家之讎不及公家之事 好不廢過知其

高閔齊之伐宋所
以圖伯也
家鉞翁齊景之行
事無一可稱彼謂
晏子以其君顯始
不然歟
陳岳三年之喪二
十五年苟以閔數

惡雖所甚好有過不
敢廢刑 ○好去聲
惡不去善憎而知其善雖所甚
義之經也此常經 臣敢違之臣敢違之而棄之 及范氏出
相人奔齊 張柳朔謂其子張柳朔告其子 爾從主使其子

則二年之內已有出
二十五日安得謂
三年欬苟以閔數
而書則諸書崩蕩
卒葬皆宜書矣奚
獨斯也
按喪事數閔與不
數之說公穀一傳
不同公羊曰閔不
書此何以書喪以
閔數也喪曷為以
閔數喪數畧也穀
梁曰不正其閔也
合並存俟考

勉之勉盡 我將止死我將留此 王生授我矣王生
吾不可以僭之僭不信也我不 遂死於相
人張柳朔為范 夏趙鞅伐衛晉趙鞅 范氏之故也衛

不矯子 成而死未冠不成 諸子景公諸 鬻奴之子
荼孽鬻奴景公妾 舒茶徒三音 諸大夫恐其為大
子也齊諸大夫恐景 言於公進言於 曰君之齒長矣

言景公之年 齒已長矣 未有太子無嫡長 若之何將立 公曰二
三子間於憂虞言諸大夫當國家 則有疾疢則恐疾

傳五年
宮祖譙王生之舉
誓柳朔之死薦皆
不負其心而面命
於義者
穆文熙王生以仇

為亦姑謀樂亦且謀為 何憂於無君景公意欲立茶
左傳平林卷六十五 二十八

而薦柳朔柳朔死言塞大
范氏以報王生賜夫之請

公疾景公疾病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

儻之風千載如見子即高張使二

子立荼為後真景公諸公子於齊東鄙之菜邑

齊景公卒見經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

其終不敗也魏禧按私讎不及

公一語令古今黨皆景公子

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亦景公子

菜人歌

菜人歌

汪道昆景公立茶

蓋葬後乃為此歌

三軍之事乎不與

師乎師乎

師乎師乎

不虞變何得稱賢

謀不得與謀以盡其忠

師乎師乎

師乎師乎

師乎師乎

孫鑣謾語亦自工

之者哀何黨之乎

而後

而常陳卿之車服

而常陳卿之車服

五十八年前有弟

於其庭

而常陳卿之車服

而常陳卿之車服

而常陳卿之車服

肉未寒子弑國亂

詩曰

不解于位

不守其位

不守其位

曾未十年陳恒弑

之攸暨

而能久者

鮮矣

商頌曰

范祖禹所謂治愈

而能久者

鮮矣

商頌曰

商頌曰

久而政愈嚴年歲

敢怠惰

命以多福

命以多福

命以多福

陳傅良公子陽生

敢怠惰

命以多福

命以多福

命以多福

來奔陽生不書奔

命以多福

命以多福

命以多福

命以多福

說在文十四年

命以多福

命以多福

命以多福

命以多福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六十五

同上妻愛身熱得美官卒以眉進見殺

故曰我非不欲美官但思之爛熟耳

左傳評林卷六十五
二十九

左傳評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六十六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奧田元繼志季父輯著

哀經六年高閼瑕邾邑

汪克寬邾瑕如魯濟之類魯有負瑕

故稱邾以別之魯取不書恐如杞成

之不見於經耳薛季宣昭十二年

來晉伐鮮虞四五矣晉伯業之衰皆

由陪臣封殖貪代鮮虞故也

張洽高國為國世臣從君於昏受其

魯哀公二

梅谿 林堯叟唐翁

經六年壬子春城邾瑕無傳備○晉趙鞅帥師伐鮮

虞○吳伐陳○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齊殺其大夫高厚齊崔杼

○叔還會吳于柎其君光齊國夏及高張來奔齊陳乞弒其君荼聖人之垂誠深矣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昭王卒惠王立○齊陽生入于

齊衛侯入于夷儀衛甯喜弒其君剽則剽為衛侯弒也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則乞為陽生

○齊陳乞弒其君荼茶弒悼公陽生立○冬仲孫何忌帥

師伐邾無傳○宋向巢帥師伐曹無傳

顧命力不足以備
上委君而逃書奔

以罪其不忠也

寅于相人

○吳伐陳

復脩舊怨也

元年未得志

與吳會者二然後

去

楚子曰

吾先君與陳有盟

楚平王與陳盟

在昭十三年

有黃池之兩伯魯

不得不任其責也

可以不救

乃救陳

師于城父

于城

知懼是以不

父之地

○齊陳乞偽事高國者

高張國夏受命立

陳乞弒君則是陽

生與聞乎弒也不

以陽生首惡者陽

所從

必言諸大夫

必驂乘焉

彼皆偃蹇

謂

茶之弒陳乞為之

諸大夫皆

將棄子之命

皆曰

高

高

加陽生弒君之罪

國得君

必偏我

盍去諸

子早圖之

圖

則乞廢立之迹不

聲下

固將謀子

子早圖之

圖

圖

陳乞弒君則乞之

聲下

固將謀子

子早圖之

圖

圖

罪焉

之圖

莫如盡滅之

需

事之下也

此

高閔魯人必欲滅

之圖

莫如盡滅之

需

事之下也

此

邾而後已自公即

及朝

則曰

彼虎狼也

殺我無日矣

矣

位以來四用兵於

及朝

則曰

彼虎狼也

殺我無日矣

矣

邾積明年入邾之

及朝

則曰

彼虎狼也

殺我無日矣

矣

亂

及朝

則曰

彼虎狼也

殺我無日矣

矣

同上樂斃伐之猶

及朝

則曰

彼虎狼也

殺我無日矣

矣

未服且為入曹起

及朝

則曰

彼虎狼也

殺我無日矣

矣

也

及朝

則曰

彼虎狼也

殺我無日矣

矣

傳六年

而欲謀

而欲謀

而欲謀

而欲謀

而欲謀

高閔陳楚與也吳

而欲謀

而欲謀

而欲謀

而欲謀

而欲謀

陳侯不來吳人怨

而欲謀

而欲謀

而欲謀

而欲謀

而欲謀

左不為奸雄所窺
穆文熙陳乞往來
反間大似兵法
奔高國立陽生功
為不淺矣
顧九疇語云斷而
必行鬼神避之又
云猛虎之猶豫不
如蜂蟻之致密此
即需事之下也意
湯睡菴乞將立陽
生乃先逐國高國
高奔而後陳乞執
君之謀得肆矣
雁寒上句單指戰
不吉說此句乃指
退不吉說

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
及齊之諸大夫以作亂昭子

聞之與諸大夫戰敗國人追之
昭子即高張聞有變與惠子乘如公

遂及高張晏圍弦施來奔
遂及高張晏圍弦施來奔

救陳上戰不吉上退不吉
救陳上戰不吉上退不吉

日然則死也再敗楚師
日然則死也再敗楚師

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
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

愈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
愈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

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
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

五辭而後許而後許王以立
五辭而後許而後許王以立

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
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

卒于城父子間退曰君王舍其子
卒于城父子間退曰君王舍其子

而讓群臣而讓群臣敢忘君乎
而讓群臣而讓群臣敢忘君乎

從君之命亦順也立君之子
從君之命亦順也立君之子

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
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

而後還定王位而逆越女之子章
而後還定王位而逆越女之子章

是歲也年有雲如衆赤鳥
是歲也年有雲如衆赤鳥

立之是為
立之是為

沈雲將左氏載楚
昭有死讎之志及
其命公子為王與
不肯移禍於令尹
司馬足見昭王之
賢又載子西子期
子間之讓國不立
亦足見三子之賢
故楚終不衰
穆文熙昭王欲立
三公子三公子竟
不自立而立昭王
之子君臣俱賢去
商臣子圍之世遠
絕甚矣宜其共能
保楚矣
雁寒開塗即禮記

昭王命五辭而後許而後許王以立將戰與王
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
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
子間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群臣
敢忘君乎從君之命亦順也立君之子
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而後還
定王位而逆越女之子章是歲也年有雲
如衆赤鳥立之是為

如傳詳林卷六十一

所謂敢塗者謂懼色赤

而來日以飛夾大陽左三日凡三日不絕楚子使問諸

彭士望昭王金墓

周大史楚昭王使以休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日為人君

公子有深意不立

楚氣守之故以為當王身雲在若祭之若禳祭而祭

諸公子亦大賢

同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楚昭除

汪道昆不讓妖不

腹心之疾腹心昭王也喻言而真諸股肱股肱以喻

祭河二事大昭昭

而真其病何益不穀不有大過不穀諸侯謙稱

王之賢此孔子以

失天其大諸有罪受罰若因有罪

為知道

疾先時楚昭卜曰大夫河為崇言有河之神王弗祭昭

孫鑣以弗祭弗祭

大夫請祭諸郊大夫請即楚郊王曰三代命祀

見態

祭不越望諸侯望祭竟江漢睢漳四

歌定回此足以証

楚之望也此楚所當禍福之至所以能

諸侯不當三望之

不穀雖不德言我雖

事

遂弗祭遂不孔

按今夏書五子之

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言楚昭王見識議其不失國

歌其三載此辭無

也宜哉宜其能復其夏書曰逸惟彼陶唐帝帥彼天

帥彼天常句行作

常言堯率循天之常有此冀方堯都平陽舜都蒲坂

道未句作乃底滅

實自堯始今失其君入之行尚書作今亂

匪

其紀綱亂天下之乃滅而亡滅亡謂夏桀也言不易

淮參滅以謂大康

也尚書作又曰允出茲在茲允信也言信出

乃底滅亡

乃底滅亡大禹謨允出茲在茲於已則福亦在

五傳詳林卷六十一

左傳詳本卷六十六

彭士望由已率常此一句乃孔子合論楚昭王以合可矣

四字消人多少之魏禮按孟子所謂可以不錄八月齊邴意茲來奔陳僖子

使召公子陽生陳僖子即齊陳乞使人陽生駕而見

南郭且于且于即齊公子鉏前年與陽生同奔居曰

嘗獻馬於季孫於季康子不入於上乘馬不良不

乘故又獻此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其言故欲

出萊門郭門而告之故陳乞召已之

先待諸外生於門

及與于也處

遂行陽生與逮夜

至於齊故以昏夜至齊國人知之國人知而不言僖

子使子士之母養之子士僖子之子其母僖子妾也

與饋者皆入陳僖子又令陽生隨冬十月丁卯立之

將盟盟諸鮑子醉而往鮑子鮑其臣差車鮑

曰此誰之命也言立陽生出

陳子曰僖受命于鮑子命于鮑牧遂誣鮑子見其醉

曰子之命也言此乃出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

其齒乎茶頓地故折而背之也而背其遺命以立悼

公誓首悼公即陽生誓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謂鮑

亦可以謂有倉卒應

變之才奈何他日

魏禮按事不可知

入國不可盡入去

魯亦不可盡去最

老成之見

夫

私者固不可隱也

免國人之知事之

計亦密矣而率不

辭而出戒子勿言

而行之與陽生之

李于鱗以試馬為

無不慮正如此

君于友經經正斯

魏禮按孟子所謂

矣想

四字消人多少之

彭士望由已率常

彭士望速夜與

盈書人異

按鮑牧鮑國孫見

上注系譜作鮑國

孫

王元美以詠諧點

綴最有烟波

穆文熙陽生氣平

而語和不至激而

為亂所以能有齊

國鮑子聞言受盟

亦可謂有倉卒應

變之才奈何他日

左傳詳本卷六十六

左傳詳本卷六十六

又諷動羣公子而致悼公之殺也
孫鑿工階之甚其妙處乃只在不必
及大夫公子字上汪道昆公羊傳云
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茶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之則臣請立之陽
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不欲立我也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齊景公死

又諷動羣公子而致悼公之殺也
孫鑿工階之甚其妙處乃只在不必
及大夫公子字上汪道昆公羊傳云
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茶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之則臣請立之陽
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不欲立我也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齊景公死

又諷動羣公子而致悼公之殺也
孫鑿工階之甚其妙處乃只在不必
及大夫公子字上汪道昆公羊傳云
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茶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之則臣請立之陽
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不欲立我也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齊景公死

又諷動羣公子而致悼公之殺也
孫鑿工階之甚其妙處乃只在不必
及大夫公子字上汪道昆公羊傳云
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茶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之則臣請立之陽
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不欲立我也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齊景公死

又諷動羣公子而致悼公之殺也
孫鑿工階之甚其妙處乃只在不必
及大夫公子字上汪道昆公羊傳云
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茶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之則臣請立之陽
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不欲立我也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齊景公死

又諷動羣公子而致悼公之殺也
孫鑿工階之甚其妙處乃只在不必
及大夫公子字上汪道昆公羊傳云
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茶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之則臣請立之陽
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不欲立我也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齊景公死

又諷動羣公子而致悼公之殺也
孫鑿工階之甚其妙處乃只在不必
及大夫公子字上汪道昆公羊傳云
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茶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之則臣請立之陽
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不欲立我也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齊景公死

又諷動羣公子而致悼公之殺也
孫鑿工階之甚其妙處乃只在不必
及大夫公子字上汪道昆公羊傳云
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茶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之則臣請立之陽
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不欲立我也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齊景公死

又諷動羣公子而致悼公之殺也
孫鑿工階之甚其妙處乃只在不必
及大夫公子字上汪道昆公羊傳云
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茶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之則臣請立之陽
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不欲立我也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齊景公死

又諷動羣公子而致悼公之殺也
孫鑿工階之甚其妙處乃只在不必
及大夫公子字上汪道昆公羊傳云
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茶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之則臣請立之陽
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不欲立我也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齊景公死

又諷動羣公子而致悼公之殺也
孫鑿工階之甚其妙處乃只在不必
及大夫公子字上汪道昆公羊傳云
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茶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之則臣請立之陽
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不欲立我也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齊景公死

又諷動羣公子而致悼公之殺也
孫鑿工階之甚其妙處乃只在不必
及大夫公子字上汪道昆公羊傳云
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茶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之則臣請立之陽
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不欲立我也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齊景公死

左傳評林卷六十六

五

若我可若已可不必亡一大夫必不歸怨於鮑子而

若我不可若已不可不必亡一公子子殺

以亂或廢或立則所願也願我之所鮑子曰誰非君

之子言陽生亦景公之子固可立乃受盟於陽生使胡姬以安孺

子如賴胡姬景公妾也安孺子之號去鬻奴茶之母

殺王甲孺子拘江說孺子黨囚王豹孺子于句

竇之丘齊地或拘或囚文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悼公

大夫朱毛告陳僖子曰微子則不及此微無也無子之賜然君

異於器然人之置君與置器不同不可以一國但一君器二器有

不置更迭為用君二若有多難敢布諸大

夫敢布陳其義陳僖子不對曰君舉

不信群臣乎舉皆必君謂悼公皆以以齊國之困以

國內有飢困又有憂既有飢荒之困少君不可以訪

元美公既已知其計而遂洩之其禍必所不免矣君不密蓋不特失臣已也

經世鈔君一多難至此無故除黨殆哉

悼公深悔其言之失

毛曰君大訪於陳子君以國政之大而訪問於陳子而圖

其小而圖去其孺可也庶乎使毛遷孺子於駘悼公

亦能容群臣乎庶幾長君閱歷多而識不然苟不夫

孺子何罪夫孺子秦何所毛復命於悼公公悔之

悼公深悔其言之失

其小而圖去其孺可也庶乎使毛遷孺子於駘悼公

亦能容群臣乎庶幾長君閱歷多而識不然苟不夫

孺子何罪夫孺子秦何所毛復命於悼公公悔之

悼公深悔其言之失

其小而圖去其孺可也庶乎使毛遷孺子於駘悼公

亦能容群臣乎庶幾長君閱歷多而識不然苟不夫

孺子何罪夫孺子秦何所毛復命於悼公公悔之

悼公深悔其言之失

鍾伯敬毛蓋欲秘其謀故以其事歸之陳之齊景公之人不能定亂以致之受禍如此

陳傅良秦晉交冒厚傅備載鮑牧朱毛見蔽罪於陳乞且言去高國所以絀秦

高國衛帆拒其父至今六年猶未納也晉不以此致討而以范中行氏加兵於衛故書侵

張公比年書魯兵所以著家公之失謀下始而遺慮于後且也

不至殺諸野幕之下朱毛恐駭

葬諸安冒淳葬諸子茶於齊安冒淳之地

七年癸丑春宋皇瑗帥師侵鄭鄭叛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夏公會吳于鄆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它國言歸於魯言來內外之辭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自魯救晉凡晉楚之救皆不書

而諸侯自相救也諸侯自相救猶可也吳救陳諸夏亦幾於亡矣

七年春宋師侵鄭經書魏鄭叛晉故也定八年鄭始叛晉

師侵衛經書魏衛不服也五年晉伐衛至今不服夏公會吳于鄆吳欲霸中國吳來徵百牢吳來召魯索百牢之禮子服景伯對

曰先王未之有也先王制禮未之有此吳人曰宋百牢

我宋得百牢魯不可以後宋魯不可居宋之後且魯牢晉大

夫過十晉大夫即范鞅也昭二十一年聘魯魯享以二十牢吳王百牢今待吳王以百

牢不亦可乎言其可也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言范鞅貪縱而棄禮

以大國懼敵邑以晉國之威故敵邑十一牢之

則有數矣則有常數矣若亦棄禮若亦棄禮則有滯者矣則有滯者矣

周之王也我周之王天下制禮制禮上物上物不

過十二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太數也天有十二次今棄

周禮周之典禮而曰必百牢而必欲索百牢於魯亦唯執事亦唯執事

左傳平林卷六十六

七

左傳平林卷六十六

趙昆叔梁曰其言不者外魯之辭子服何謂來者至內之辭也何外之有如杞伯姬來豈是外魯乎陳出交陣而獲其君則曰獲人風滅風而以其君歸則曰以書於諸侯則曰歸於魯則曰來家飲列國無盟主諸侯擅侵伐書宋圍曹鬼宋也與鄭之不能救而愧齊晉之不能救也傳七年晉震齊景既沒宋矣意圖惟故既伐曹而又侵鄭報罕

達之說且求諸侯與之執
也
李惠木之叛晉久矣豈復為晉討鄭乎古氏非

儻明卿是時夫差氣吞上國故越禮而徵百室所謂天將盈其侈而降之罰也

穆文惠與此時年長中原修六七世其以百室徵魯乃其虐焰方熾其作之言宜其難入耳皆禮任情其策之為將凶也有據哉孫鑄效而婉亦有章法

王元美大宰詔召李康子其意將以家前使無子貢之辭魯其俗哉魏應按畏大國實說妙穆文惠子貢之對用事本邑足折其人補注有由然也傳見吳不以諸侯相接故書法與楚異陳傅良季康子欲伐邾傳言伐邾雖書實季氏意王元美舊注以禹合諸侯一段謂諸大夫阿附季孫意以為伐邾不危而

左傳平水卷之六

事命之吳人弗聽吳人不聽其言景伯曰吳將亡矣言吳國有滅亡

之棄天而背本棄天十二之數背周制不與若不與

必棄疾於我必放棄凶疾乃與之乃與之大宰詔召

季康子大夫康子使子貢辭辭不見大宰詔曰國君道

長言國君長大於道路之而大夫不出門政卿大夫

此何禮也君勞臣逸對曰子貢豈以為禮豈敢以此

畏大國也畏懼大國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謂其

寡君既共命焉魯君既出會共吳其老豈敢棄其國

大夫稱老言季康子大宰端委以治周禮端玄端服

豈敢輕此虛棄國家

大伯作吳以衣冠而仲雍嗣之仲雍大伯弟也俱讓

其弟季歷俱適吳遂有民斷髮文身遂效吳俗剪斷

音短贏以為飾贏衣露體以為盛豈禮也哉非以為

有由然也權時施宜以避反自郛會郛以吳為無能

為也棄禮知其○季康子欲伐邾季孫肥乃饗大夫

以謀之謀其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小國所以信

也以其大所以保小大國所以仁也以其背大

國與吳盟不信是不伐小國敷邾小不是民保

於城民恃城城保於德城施德失德者失信危將

焉保設有頃危其將子孟孫曰孟懿子二三子以為何

以魯德三句為益
孫忿諸大夫阿答
之之辭

按杜注言諸侯相
伐言分以然九字

坊本或脫古來二
字了校諸本皆有

古來一字
附見魯德不勝將
而張以多人加鄉
則不可也可以德
為主也

經世鈔不許不禦
寇何也

左傳註林卷六十六

如怪諸大夫不惡賢而逆之惡猶安也孟孫賢景伯

可不順其言對曰諸大夫禹合諸侯於塗山塗山在壽

大禹合諸侯於塗山諸侯執玉附庸今其存者春東北昔

尚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惟大國不能

小不事大也小國不能服事大國也知必危知代

何故不言我諸大夫自當言之今不言不危故魯德

如邾孟孫忿答大夫言而以衆加之但欲恃衆可乎

不樂而出季子孟意異依直不同秋伐邾公伐及

范門及邾猶聞鐘聲猶擊鐘作樂大夫諫不聽邾大夫

茅成子請告於吳成子即茅夷鴻邾大夫不許邾隱

許曰魯擊柝聞於邾柝兩木相擊以行夜也吳一千

里吳與邾相去二千里行不九十里何及於我何

於我之緩急且國內豈不足國內之兵自成子以茅叛成

知邾必亡救師遂入邾魯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處于邾

衆師晝掠衆師自晝虜邾衆保于繹邾衆保于繹師宵

掠衆師復晝夜虜掠以邾子益來益即獻于亳社亳社

以其亡國囚諸負瑕負瑕之邑負瑕故有繹前者

左傳評林卷六十六

九

穆文昭著夷志既
不隨林服魯又請
吳伐魯可謂有申
包胥之賢

陳明卿振鐸曹之

祀也乃失謀也曹
乎豈國之公蓋有
定數鬼神固弗能
挽也

穆文昭若如公孫
強之事則小人誤
國皆由前定古今
有所藉口矣

其國之衆庶
○也音德
而背君之盟
辟君之執事
辟君之執事
辟君之執事

以陵我小國
邾非敢自愛也
邾非敢自愛也
邾非敢自愛也

懼君威之不立
若威之不
若威之不
若威之不

小國之憂也
若夏盟於
若夏盟於
若夏盟於

鄆行
秋而背之
成求而
成求而

不違
四方諸侯
其何以事
其何以事

君
且魯賦八百乘
君之
君之

貳也
邾賦六百乘
君之私
君之私

也
以私奉貳
唯君圖之
唯君圖之

圖度
吳子從之
宋人圍曹
鄭桓子

思曰
宋人有曹
鄭之患也
鄭之患也

必為鄭國
不可以不救
冬鄭師救曹
冬鄭師救曹

侵宋
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
請待公
請待公

孫彊
許之
且
而求
而求

左傳平林卷六十六

說如說之伯陽喜悅其言因訪政事因訪問公孫

大說之伯陽大喜有寵寵愛公孫使為司城以聽政使公孫

司城以聽政使公孫疆言霸說於

曹伯公孫疆獻劍霸曹伯從之伯陽聽乃背晉而奸

宋而奸犯宋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晉怒曹背築

五邑於其郊宋取曹五邑而城曰黍丘揖丘大城鍾

邢所築五邑名也為明年入曹傳邢音于

經八年甲寅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檜亡

之始曹亡春秋之終夫子之刪詩也係曹檜於國風

之後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曹之

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

○吳伐我○夏齊人取謹及闡

○歸邾子益于邾○秋七月○冬十有

二月癸亥杞伯過卒無傳僖公卒○齊人歸謹及闡

之無官使也

傳八年春宋公伐曹宋景公將還將退褚師子肥殿

宋大夫褚師子肥為曹人詭之詭音后本又作詢

不行殿兵止師待之曹師見殿兵公聞之宋景公聞

怒怒曹命反之命反遂滅曹宋師怒故執曹伯陽及

司城疆公孫以歸以歸殺之殺陽及疆終○吳為邾

故邾茅夷鴻乞師將伐魯將為邾問於叔孫輒輒各

人吳王問以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言魯

魯可伐否

也

傳說靈墓宣公賂

齊感齊之德非齊

魯之也故其歸言

也

補注使為司城以聽政傳見曹亦有司城司城非宋官然則孟子言孔子主司城也子為陳侯周臣亦陳之司城耳當時列國官制沿革今不可考

哀經八年劉敞公羊曰不言其滅誰同姓之滅也非也當時魯人自救不暇豈有不救同姓之滅春秋遂責魯不救而諱曹之滅縱失宋公

之思苛責無罪之魯甚無理也係復吳伐我以邾子益來故也直曰伐我者兵加都城也

家鉞翁公穀以齊為邾故取謹闡左氏則以季姬妹歸故齊人來討觀齊之兵端當從二傳非以文故蓋齊取二邑要魯以存邾爾

胡銓歸邾子則是畏吳懼齊而歸之也傳說靈墓宣公賂齊感齊之德非齊魯之也故其歸言

左傳評林卷六十六

二十一

我此則取歸並不國之名而無情實伐之魯必得志焉必得快退叔孫朝既志於魯答而退

有諱焉汪克寬不言來者齊本取謹聞魯魯歸邾子今既歸邾子則齊遂所欲故歸謹聞非感於義而心悅誠服故不言來歸

也非待故君子違君子違去其國不適讎國讎之國未臣未

而告公山不狃不狃亦故魯人叔孫朝見而告之公山不狃曰非禮

也夫夫人指君子之言其去國也○夫音扶不以所惡廢鄉不以其私怨惡廢棄其鄉黨之

難其可也其亦可也所託也則隱曾所因託則為之隱惡且夫人之行

也夫夫人指君子之言其去國也○夫音扶今子今吾子之以所惡廢鄉不以其私怨惡廢棄其鄉黨之

好也○惡去聲今子今吾子之以所惡廢鄉不以其私怨惡廢棄其鄉黨之

怨惡而欲覆滅魯之宗國不亦難乎言其不易也若使子

率若吳使子師師子必辭辭弗受王將使我使吳王必將子

張病之子張即叔孫朝以其言為已病王問於子洩子洩即不狃

滅者晉存其祀而於不狃不以滅告也宋之入曹或亦當然孟子時猶有曹交為

對曰不狃魯雖無與立緩時若無必有與斃則

將同死戰諸侯將救之皆將救魯未可以得志焉

四國共與夫魯魯之為國齊晉之脣魯居齊晉之東自

亡齒寒唇亡則齒寒君所知也此吳君所素知不救何為

彼不來救三月吳伐我吳以師子洩率公山不狃故道

險故由險道欲從武城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

吳竟田焉先時武城人或僑田吳界○竟音境拘鄆人之漚菅者鄆人

也言何故及吳師至及子洩帥拘者道之前被拘者

王陽明公山不狃

一叛人而格於

宗國之念此可以

知魯多君子矣聖

人

魯之善而不免為

叛是以知小節之

不定恃

陳廣野不在在吳

而猶念其故國抑

亦賢矣然王使之

率而道險以誤之

不一心於吳乎鄭

子蘭從晉侯伐鄭

請無與圍而待命

于東也臣之自處

當如此

按曆上齒寒古諺

也已出信五年

以伐武城

城必可克

克之

王犯嘗為之宰

武城

吳大夫故嘗奔

魯為武城宰

澹臺子羽之父好焉

澹臺子羽孔子弟子武城人也

其父與王犯相

國人懼

懿子謂景伯

懿子謂景伯

子謂子

若之何

對曰

吳師來

與之戰

何患焉

且召之而至

言犯盟

又何求焉

吳師克東陽而進

公宿夷公

東陽之邑

舍於五梧

明日舍於蠶室

公宿夷公

魯

甲叔子與戰于庚

大夫與吳戰于夷地

獲叔子與

皆魯

析朱鉏

公宿夷公甲叔子析朱鉏三人同車

獻於王

戰言二人獲言一人者傳互言之

王曰此同車

必使能

使人

國未

獻捷於

同車俱死

是國能

使人

可望也

明日舍於庚宗

微虎欲宵攻王

庚宗魯地每日遷

遂次於泗上

微虎欲宵攻王

微虎欲宵攻王

舍見吳師速而疾

舍

私屬徒七百人

卒三百人

屬音燭

三踊於幕庭

於幕帳前設格令士

卒三百人

卒如宗

有若與焉

有若孔子弟子與在三

及稷門之

與音預

或謂季孫

於季康子曰不足以害吳

不足以害吳

於季康子曰不足以害吳

而多殺國士

而多殺魯國

不如已也

而多殺魯國

乃止之

吳子聞之

聞其事

一夕三遷

吳人行成

將盟

將盟

將盟

易子而食

宋人根絕易

析骸以爨

宋

人圍宋

宋人根絕易

析骸以爨

宋

易子而食

宋人根絕易

析骸以爨

宋

按戰于夷者三人

被獲者三人然得

唯言戰者二人獲

者一人是即互文

之法公宿夷在獲

中折朱鉏亦與戰

交互而言之

經世鈔或只獲叔

子朱鉏二人

顧九疇時至哀公

魯寢微矣據左氏

所記尚多盡忠死

難士也此所以為

禮義之國第謂孔

子之徒與於三踊

之列恐未必然

穆文惠其人畏微

虎之勇一女三遷

則我有勝道又吳

師遠涉待之可老

擊之可破以是而薪絕折骸猶無城下之盟宋華元云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我未
欲為城下之盟耻矣景伯之見良是何不見從乎
孫鐘細玩此事似是議定景伯為實發此論非見從嫌
子能行故負載出諸大夫慚于景伯
故請釋之姑曹是請釋注脚初看若
無因細看乃明此是簡法最有致
附見景伯欲為魯國遊城下之盟故
負載書造萊門也魏禧按為國事當
如此不從其言而又負載以出若少
隘憤必不行矣後聲

及虧今我雖叛吳師而而有城下之盟而即城下是
棄國也是自棄國也吳輕而遠阻遠○輕去聲不能久不能
將歸矣將退請少待之請少緩盟弗從魯人不景
伯負載造於萊門景伯以言不見從故負載乃請釋
子服何於吳子服何即子服景伯釋舍也魯人不吳
人許之吳人許以王子姑曹當之魯人既得吳許復
而後止吳人不欲留王吳人盟而還不書盟恥
齊悼公之來也在五年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妻齊悼
即位而逆之悼公既即位季魴侯通焉魴侯康子
叔父私通

世君子蹈此弊以誤國事者甚多
李笠翁魯秉禮國也而有是奚以異
於狄矣齊侯絕之若弗暇者而猶以
是為怒取讎及闞何哉
程頤取讎及闞經書以邾子益來吳
伐我齊人取讎及闞又書歸邾子益
于邾齊人歸讎及闞比事昭然左氏
乃以季康子妻妹之事當之此與齊
桓蔡姬事相類合案杜氏見經不言
伐與傳違用公羊

於悼公之妻女言其情女即康子之妹自弗敢與也不敢
歸之齊侯怒齊悼公怒魯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
取讎及闞見經○錄或譖胡姬於齊侯胡姬
妾六年以安孺子言胡姬本六月
齊侯殺胡姬傳言齊侯無○齊侯使如吳請師齊悼
將以伐我齊未得季姬故乃歸邾子吳前為邾
邾子又無道邾隱公既歸國吳子使大宰
子餘討之子餘即大宰嚭吳囚諸樓臺囚邾子於
之以棘棘壅也以荆棘壅使諸大夫奉太子革以為
政革邾隱公太子使邾○錄秋及齊平魯及齊九月

賂齊之說言魯與之邑若然何不即歸邾子既與之邑又歸邾子齊人乃以二邑歸之不近人情

附見稱籬也又以柴雍水取魚也執囚之處為叢棘易坎卦係用棘繩貫于叢棘

陳傳良奉太子華以為政傳釋邾益以自奔為文不得與曹羈同據曹羈當書吳伐邾

流盟交泄不書皆非卿

穆文惠季姬隱事可以勿言既言則決不可逆逆而又嬖則齊侯非人矣同上鮑牧立陽生原非其意故復諷羣公子欲及立之是視其君不如奕棋也其取殺也宜處置妙

臧賁如如齊涖盟賁如臧會之子臨盟齊侯齊間丘明來涖盟

且逆季姬以歸季姬即季康子妹鮎侯嬖

有馬千乘乎有馬千乘言欲使之為君公子翹之

公謂鮑子鮑子謂鮑牧或譖子言或人譖子

姑居於涖使鮑牧且居以察之以察罪若有之若其

則分室以行聽其出奔若無之若其則及子之所

使以二乘又留其從者及涖鮑牧

使以三分之一行留其從者

遂殺之殺鮑

冬十二月齊

人歸謹及闡見經季姬嬖故也季姬嬖故諸

經九年乙卯春王二月葬杞僖公無傳二月葬宋皇

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雍丘宋地覆夏楚人伐陳

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傳九年附錄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齊與魯平

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言往歲我聞齊今又革之今

將進受命於君將進師

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賸即罕

無以與之無邑可請外取取

許之武子從故圍宋雍丘故許瑕圍宋雍丘

敗可知矣

李庶六年吳伐陳

楚昭救之卒城父

不克而還則陳之

即吳惟強是從而

已昭王放卒楚惠

君臣不念陳之有

德於楚也而函伐

之此春秋所以以

救予吳也坎

汪克寬鄭雖不義

宋覆其師而盡取

之亦云惜矣而又

君親帥師以伐其

國明年備師再伐

十二年向巢又伐

十三年鄭人復取

宋師然則宋鄭之

喪師皆其自取之

也

傳九年

增補合注選舍壘

合謂自遠逼近而

軍壘周四圍不通

也

孫鑿凡老管乃作

壘壘日作一壘繞

其師轉久之則壘

合矣此亦如鎖城

法然多少事情却

只以每日遷舍四

字盡之何其簡妙

服虔遇水適火北

南行適火卜法橫

者為土立者為木

邪向經者為金背

經者為火因兆而

細曲者為水

孫鑿一十三論吉

宋皇瑗圍鄭師

壘壘既合鄭師哭

許瑕大敗

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

使有能者無死

夏楚人伐陳

宋公伐鄭

江淮

卜救鄭

趙史墨史龜

以興兵

利以伐姜

水勝火

名位敵

不可干也

不可救也

不可游也

不可救也

不可救也

不可救也

不可救也

不可救也

不可救也

不可救也

不可救也

不可救也

不可救也

不可救也

不可救也

不可救也

不可救也

不可救也

不可救也

不可救也

不可救也

不可救也

不可救也

不可救也

不可救也

不可救也

左傳評林卷六十六

六十五

易筮之

乾下坎上需泰

六五變此之卦

日宋方吉

泰六五日帝乙歸妹以祉

元吉帝心紂父立為天子

不可救也

同而取義異固自有態
鍾伯敬占而用三
人其勢必不協術
氏且救恤之禮纏
冠弗暇何以占為
附見趙執祖居瀛
水故賜瀛姓瀛與
盈同

故曰帝乙陰而得中，有似王者嫁妹，得如不可與也。
其願受福祿而大吉也。此言宋方得吉卦。
不可與也。
與戰。微子啓。宋始封。帝乙之元子也。微子為帝乙之
乙卦，故以宋鄭與鄭甥舅也。婚姻甥舅之國也。祉，卦謂祿也。
為宋吉。宋鄭與鄭甥舅也。婚姻甥舅之國也。祉，卦謂祿也。
此福也。若帝乙之元子，若微子歸妹而有吉祿。願受福
祿也。我安得吉焉。乃止。乃止不錄冬。
陳明鄭齊之請師以季姬故當其初請時即宜拒之矣。乃齊魯既成後而尤欲逞兵不已，何哉。蓋其時夫差驕奢淫佚日散於兵而不知止也。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六十六

左傳評林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父原本日本播州與田元繼志季子父輯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六十七

梅谿 林堯叟唐翁

魯哀公三

哀經十年

經十年丙辰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為政。公會

王樵齊大國也止師小嫌也齊人何至遠弑其君以說乎以吳伐我且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而況未可信信經可也許翰宋人伐鄭既取其師伐而又伐惡其修怨不已也高閔齊帥諸侯以貳晉可以討矣然

吳伐齊。不與謀。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弑而以疾。公弑于簡。夏宋人伐鄭。晉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至自伐齊。葬齊悼公。衛公子孟彊自齊歸于衛。薛伯夷卒。秋葬薛惠公。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州來季子也不書義不在季子也吳救陳諸夏幾於亡矣

葬薛惠公。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此延

趙鞅加五於有喪之國聖人弗與也故書侵異乎士句矣

李廉哀公編書公會與者五獨此役與黃池書至蓋聖人擇其危甚者而書之

同上疆潮賸之黨今歸于衛必從輒而弄翽賸故十五年翽賸入國疆復奔齊

傳說囊蓋吳不挾陳以叛楚則楚陳無讐何用救哉陳之禍吳為之也救庸足多乎此當與楚救鄭同蓋志在

於爭諸侯非扶危恤患之義也延陵季子自言之矣胡傳謂吳以號舉為深著楚罪殊失經旨朱子所謂以義理為穿鑿者也

高閔先為魯所俘而又來奔其不知孰甚矣

陳傅良師于息傳見吳子稱國鄰郊不書義同城濮杜說非

王元美陽生之卒左氏不詳弒者名與事胡氏因之以為不忍以夷狄加中國也故隱弒而

趙鞅加五於有喪之國聖人弗與也故書侵異乎士句矣

傳十年春邾隱公來奔

吳因之使奉太子齊甥也邾革以為政故來奔

公齊故遂奔齊

終定十五年子貢之言

○公會吳子邾子邾子

伐齊南鄙

邾邾不書兵并屬吳不列於諸侯

師于郎

郎齊地

○齊人弒悼公赴于師

以說吳

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

舉哀于軍門之外凡三日

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

徐承吳大夫將以舟師自海道入齊

齊人敗之

敗徐承海

吳師乃還

吳子乃歸

○夏趙鞅帥師伐齊

經書侵齊

大夫請卜之

晉大夫請卜其吉凶

趙孟曰

吾卜於此起兵

謂往歲卜伐宋不吉利以伐姜故今起兵

事不再令

及轅

轅一名隰

毀高唐之郭

高唐齊地毀其城郭

侵及賴而

還

侵齊及賴地而歸

○秋吳子使來復微師

伐齊未得志故為明年吳

伐齊傳

○冬楚子期伐陳

陳即吳故

吳延州來季子救

陳

延陵州來皆季札邑

謂子期

謂楚子期

曰二君不務德

而力爭諸侯

而強力以爭諸侯

民何罪焉

我請退

我請退師

以為子名

以成子期

務德而安民

也壽夢以襄十二年卒至今十七年當十五六至今蓋九十餘矣

經十有一年丁巳

春齊國夏帥師伐我

○夏陳轅頗

出奔鄭

書名貪也

○五月公會吳伐齊

○田戊齊

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

齊地

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齊

元傳平林卷六十七

二十一

身日元續台詩

書卒竊恐不然會

孟戰泓宋師敗績

未嘗為中國隱也

別魯會與伐齊齊

弑其君何與與事

而特為隱耶

云當時以吳師在

齊而公卒遂以為

獄耳斯言得之學

者當以經為正

補注救陳季札不

書君臣同辭

魏蒞仁人之心大

臣之言季札曰退

以為名宋石告衛

君曰善者相避其

事同而情異故公

私別則忠佞分

劉敞左氏云延州

交兵止此○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無傳○冬十有一月

葬滕隱公無傳○衛世叔齊出奔宋書名

傳十一年春齊為鄭故會吳伐齊師于鄭在前國書

高無平師師伐我二子以及清清齊地齊李孫謂其

宰冉求冉求魯人孔子曰齊師在清言齊人出師必

魯故也必為伐若之何何以求曰冉求一子字謂季

孫字國○守二子從公二子謂使叔孫孟禦諸竟齊

師於竟○竟音境李孫曰不能自度力不能使求曰居封

疆之間冉求又欲使二子從公李孫告二子季孫以

叔二子執求曰若不可若二子則君無出

孟不肯從則魯君無用親出一子帥師季孫自背城而戰背城而與

佩不肯音不屬者不肯音非魯人也以不戰魯之群室群

都邑居家也眾於齊之兵車言一都邑之眾已多於一室

敵車優矣一都之眾敵齊子何患焉子謂季孫二子

之不欲戰也宜叔孟二子不欲政在季氏二子恨季

不盡力當子之身當季康齊人伐魯齊以師而不能戰

而不能拒拒子之恥也亦季孫之大不列於諸侯矣大

得與諸侯並列矣季孫使從於朝季康子使冉求俟於黨氏

之溝黨氏溝朝中地名冉求武叔呼而問戰焉武叔

孫州俟命於此○黨音堂

對曰冉求君子有遠慮言君子當有

問所以與齊戰對曰冉求君子有遠慮深遠之思慮

劉敞夫以吳之無

附以上以刻下託公

戒所以譏哀公也

許翰春秋書戰頗

後王臨難省躬之

哀經十一年

家鉉翕伐我云者

我自有以致寇垂

後王臨難省躬之

來季氏推驗其年

季氏近百歲矣似

異時事傳附會其

說爾

翼蘇軾曰季子觀

樂知列國廢興于

百年之前其救陳

也去吳亡十三年

耳而終無一言及

夫差何也

哀經十一年

家鉉翕伐我云者

道犯間上國涉數千里之地以伐人之國固求弄疾於人與之俱靡焉爾

國書之用齊也內不能安其君外不能交鄰國而輕也

之戰其不愛百姓也不亦甚乎故善戰者服上刑所謂為志乎此戰者是也

高閔春秋之末何其出奔之多也是時政在大夫各欲自專始則相猜相忌終乃相攻相逐也

傳十一年孫鑣論敘事相

穿柳波瀾層出與前戰吳章俱為妙品

王元美魯群室衆於齊之兵車登魯之福或此言冉有之所務而有識者所深憂也

陳廣野慮材二句即前此意季氏不列諸侯之意附見是謂我不成

丈夫也是指冉求我武叔自指兼稱

鬻子也二人問戰冉求自謙稱小人不明言其理是乃不對也

魯祖謙以聖門之弟子而仕季氏者

小人何知我小人也懿子強問之孟懿子強問冉求對

曰小人慮材而言小人冉求自稱慮材所及而後敢言量力而共者也

非已材力所及故不能言武叔知冉求非已武叔曰是謂

我不成丈夫也武叔知冉求非已退而蒐乘懿子發憤退而蒐乘

蒐閱車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孺子洩即武伯彘孟孺子洩之子為右軍帥顏

羽御顏孫孟氏家臣邴洩為右邴洩亦孟氏臣為孺子洩車右邴音丙

冉求帥左師為左軍帥管周父御管周父為冉求御車父音甫樊遲為

右樊遲即樊須魯人孔子弟子為冉求車右季孫曰須也弱言樊遲幼弱未足當車右

職有子曰冉求就用命焉言樊遲雖年亦能用命季氏之甲

七千季氏甲士冉有以武城人三百冉有即冉求以武城精兵三百

為已徒卒徒卒步兵也以精兵為己私衛老幼守宮老幼守於

次于雩門之外冉有之師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凡五日右師從

之右師孟孺子洩所帥之師公叔務人即昭公子見

保者而泣公為見保守城者而悲泣曰事充緜役政重稅賦上不

能謀上人不能謀士不能死下人不能死何以治民

何以臨蒞其民而治之我既言它人不能死節矣敢不勉乎敢不勉乎

師及齊師戰于郊郊地名齊師自稷曲稷曲地名師

不踰溝其地有溝瀆魯師不肯踰過樊遲曰非不能也言魯師非不能踰溝

不信子也不信子之號令也請三刻而踰之與衆三刻約信如之

如樊遲言衆從之乃踰師入齊軍冉求之師入于齊軍右師奔

三刻約信衆從之乃踰師入齊軍入于齊軍右師奔

二乃不能成勝齊孟孺子洩齊人從之師先奔陳瓘陳莊涉泗

之功何也穆文熙楚遲三刻以從魯師孟之側後入以為殿

人齊軍遂敗齊師殿顛去抽矢策其馬以矢擗策曰馬不進也

不謂二賢乃亦善殿顛去不進也林不狝之伍曰

曰誰不如誰而欲走曰其伍曰然則止乎

壯士但季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

復整其師宵謀曰至夜間齊人遁

師之奔三請季孫不許齊人遁

其從人曰我不如顏孫而賢於邴洩

羽銳敏子孫即顏孫精銳我不欲戰而能默

洩曰驅之同車故以相比公為與其嬖僮汪錡

乘汪錡共載錡音蟻乘去皆死皆殞

孔子曰能執于戈以衛社稷

無殤也時人疑童子當冉有用矛於齊師

擊齊故能入其軍而有所獲孔子曰義也

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為司徒

封田以嫁公女稅之以嫁公女有餘

器鐘鼎之屬國人逐之故出

渴轅頗在道其族轅咺

渴欲求飲其族轅咺

進稍醴

為醴

易世矣而復隕於

是而謝君父可也不

原野非其死所其奚足云

增補合注言冉有知事君之義杜注義為勇劉注義為藝皆非是

穆文熙轅直早見若此而不敢諫轅頗之私可矣世事多如此足警哉

家鉉為聚斂媚上者固當有討然國不能自討致眾怒而逐之是眾為政也而可哉

增補合注言大器方成知有今日故具此懼先行恐見怒而先見逐也

經世鈔父老郭從謹謂明皇曰草野之臣知有今日久矣古今如此可嘆

鍾伯敬懼先行三去字說盡所謂受諫無益日也

孫鑪總只是必死意而或說或扮或斷意敘得種人不同清見查出有邑有態絕工妙

王元美孔子果稱冉有之義必以其復相見為善畫勝齊之策不以能用元也

附見二子子陽丘明也

李益公羽賢哉書也生道亂之族而能

梁糗糗乾飯以梁米為乾飯○糗起九反股脯焉股字又作鍛喜轅頗加姜桂曰脯喜得食

而曰何其給也言何其行具如此之備也對曰轅頗器成而具所

大器方成即具此醴糗之屬曰何不吾諫轅頗問何不諫止我對曰懼先行恐言不從

○為郊戰故在今春為去聲公會吳子伐齊欲

五月克博齊壬申至于贏齊中軍從王吳中軍從王胥

門巢將上軍吳大王子姑曹將下軍吳大展如將右

軍吳大齊國書將中軍為元帥高無平將上軍齊大宗

樓將下軍齊大陳僖子謂其弟書書即子占彌死汝若死事我

必得志必得死宗子陽與閭丘明宗子陽即下相厲

也二人相勸厲桑掩胥御國子國子即國公孫夏曰

二子必死亦勸勉之將戰將與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殞虞

送葬歌曲示必死陳子行命其徒具舍玉子行即陳逆具舍玉亦示必死○舍

公孫揮命其徒公孫揮齊大曰人尋約約繩也人尺為尋令

捐軀死國其晉樂
鐵之傷乎夫死非
人所樂其見則安
能死之且信子誠
君盜政矣寧復待
此而後得志乎哉
左氏為此言非所
謂成人之美者
穆文熙齊將帥俱
有無生之氣乃大
敗於吳交其中軍
豈吳魯合從齊自
不敵乎抑天將歸
夫差而懲之乎
補注東郭書四子
不書例在宣二年
按司馬魯司馬也
注未是
高閼先言公會吳
伐齊繼言與吳戰

大敗齊師齊師獲國書中軍公孫夏間丘明陳書
東郭書四子皆齊大夫革車八百乘獲齊革車八百乘○乘去聲甲首三

千及齊甲首以獻于公以獻于公魯以兵從故吳將戰齊戰吳

子呼叔孫叔孫武叔州仇曰而事何也問汝何對曰叔孫從

司馬從吳司馬王賜之甲劍鉞吳王賜武叔曰戒之奉

爾君事奉亦汝敬無廢命敬謹無廢爾命叔孫未能對武叔

未能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州仇叔孫各言

從君而拜拜受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元首也

書之首獻魯故公使真之新篋置其首於新篋之中慰之以玄

纁慰薦也慰薦其首以玄纁加組帶焉以組高之帶

何以使下國下國魯自稱即天而言故稱曰天若不識不衷衷善也言

將伐齊在今年越子率其衆以朝焉句踐率其臣

王及列士皆有饋賂饋遺賄賂上自吳人皆喜喜句

唯子昏懼唯伍員以曰是豢吳也夫豢養也言越

之疾也如人之病在於壤地同土地而有欲於我欲

夫其柔服夫其柔順求濟其欲也求以濟成

不如早從事焉不如早從得志於齊雖使伐齊猶

獲石田也猶得石無所用之不可用越不為沼若不

則潰之以水冬常抱水夏還握火愁

心苦口懸膽於戶出入嘗之不絕於

則公與賤可知矣書獲國書與宋華

元同然華元生獲而國書死獲故公

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也

孫鐘使下國禿不成句國語作吳辭

口
穆文鳳承服濟欲
除疾遺類俱為精
語直諫無以踰此
矣

附見書孔傳云顛
隕越墜也不恭不
奉天命言不吉之
人道訓絕滅之無
遺長其類

穆文鳳字青屬
於齊蓋誓以死諫
且不欲絕先人之
後也人或謂屬鏹
之劍乃所自招不
知其心矣
診家屬子青之寄
子猶是逃楚之故

智也而卒以智殺
其身悲夫
金壹字考屬鏹音
祝問
陳明卿子青始之
盡謀於闔廬者欲
感動其君以為之
報也終之蓋謀於
夫差者思先君報
仇之恩而欲終於
其子亦以報楚也
自其歸子之辰至
於伏劍惟一報楚
酬親之心已耳
陳傅良齊至無日
矣終上文吳將伐
齊傳
孫臏此提綱之敘
法在左氏亦僅見

汗豬 吳其泯矣吳必泯滅使醫除疾使醫除其病而曰
必遺類焉者而曰必留其種類未之有也自古及今

盤庚之誥曰舉尚書其有顛越不共其有顛越縱橫

則剝殄無遺育則剝割殄絕無俾無俾易種于

茲新邑無使轉生種是商所以興也言除惡去根此

今君易之道今君欲反易其將以求天將以求伯不

亦難乎難也弗聽吳王不使於齊至齊屬

其子於鮑氏以其子屬託於齊鮑為王孫氏改伍氏

反役艾陵王聞之吳王聞使賜之以屬鏹以

死使賜子胥屬鏹之劍將死將死曰樹吾墓樹

木樹於吾若積木可為吳其亡乎此時吳

三年其始弱矣自此三年盈必毀越人朝之

脩守備李康子命魯國脩戰曰小勝大言小國幸

也取禍之齊至無日矣齊人報復不日冬衛大叔

疾出奔宋大叔疾即初疾取于宋子朝子朝宋人仕

其姊嬖所娶女之子朝出出孔文子使疾出

而妻之自以其女妻大疾使侍

人誘其初妻之姊寘於犂所嬖誘之置之別邑而為

之一宮別為一宮如二妻如二妻文子怒孔文子怒欲

法在左氏亦僅見

此同上積德事而欲
得詳盡下筆甚詳
又有辨點不枯淡
儘堪玩味

穆文熙孔文子始
令大叔疾出其妻
而以己女妻之固
非繼又惡其淫乃
奪己女而妻大叔
之弟愈益莊而事
皆不列為入者也
孔子以他善而稱
其文其取入之恕
哉

至陽明開闢穢行
聖人所惡聞故托
辭不聞甲兵而行

孫鍾夏戊既是悼
子之甥須云生悼
子及一女女適夏
氏乃明
同上前已有欲攻
止一字則此處不
宜又復出應是刊
削未盡

攻之欲致大仲尼止之訪於仲尼遂奪其妻孔文子

女不嫁或淫于外州外州或時住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

軒以獻外州人奪大叔疾恥是二者大叔疾以奪妻

故出故出衛人立遺遺疾使室孔姑孔姑即孔文子

疾臣向魍疾奔宋為納美珠焉美珠而求之

與之城鉏鉏以城鉏宋公求珠宋景公知有

不與向魍各由是得罪此得罪及桓氏出桓氏即

城鉏人攻大叔疾疾居向魍邑衛莊公復之

使處巢地死焉大叔疾死於巢殯於郎郎音云葬於少

初晉悼公子愨亡在衛愨晉悼

使其女僕而田愨使其女僕大叔懿子止而飲

之酒懿子大叔疾之父止公子飲去遂聘之遂聘其

悼子即大叔疾悼子即位即卿故夏戊為大夫夏

文子之將攻大叔也在宋訪於仲尼以可否訪仲

尼曰胡簋之事胡簋禮器名夏則嘗學之矣行禮之

甲兵之事堅甲未之聞也未嘗聞之退已答命駕

而行遠命駕曰鳥則擇木以鳥自喻言鳥則木豈能

擇鳥以木喻孔文子言木豈能擇鳥而使棲哉文子遽止之孔文子遽曰

圍豈敢度其私圍孔文子各言我豈敢謀訪衛國之

難也。所以咨訪者，虞衛國將止。仲尼魯人以幣召之。

難也。所以咨訪者，虞衛國將止。仲尼魯人以幣召之。

魯使人以幣召之，乃歸。於是自衛及魯樂。錄李孫欲以田。

賦。兵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焉。賦，故言田賦。使冉有

訪諸仲尼。使冉有訪問。仲尼曰：丘不識也。其言不識

否。三發。冉有曰：卒曰：終也。冉有子為國老。子為魯

國之待子而行。參詳而後取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

奈何有問。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乃私告曰：君

子之行也。言君子之度於禮。禮而後行。施取於厚。其

厚。○施去聲。事舉其中。必得其厚。斂從其薄。斂，取也。

於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丘，十六井。出我馬

斂之常法。亦若不度於禮。先王之禮。而貪冒無厭。

貪財盡利，無有厭足。則雖以田賦，各為一賦，將又不

足。百姓不足，且子季孫。且子之若欲行而法。若欲行

則周公之典在。則周公之舊典。若苟而行。若欲苟焉。

已。又何訪焉。又何必訪。弗聽。為明年用。

經十有二年。戊午春，用田賦。以田賦之也。田賦之也。

者，家一人也。家一人，管子內政之法也。諸侯之益兵。

自齊始。晉次之。州兵是也。春秋之季，魯亦行之矣。是

故作兵用。○夏五月甲辰，孟子卒。魯人諱娶吳女。

子春秋不。○公會吳于橐泉。橐泉在淮南。○秋公

會衛侯、宋皇瑗、于郎。卒。辭。宋向巢帥師伐鄭。○冬十

元傳 平水卷六十七

穆文墨為國者往。今憂財用不足，征斂無已，此皆不度於禮之故也。豈惟季孫哉。仲尼之言，可為萬世足國之

法。惟家亦然。在人均當知之。

哀經十二年。齊復田者其田也。賦者助賦也。宣公奢泰始什二而稅。至於哀公則又甚焉。哀公不道，既什二而稅其田，又什二而斂其財。故曰用田賦。言用田以爲助賦之率也。汪克寬案傳義。

齊復田者其田也。賦者助賦也。宣公奢泰始什二而稅。至於哀公則又甚焉。哀公不道，既什二而稅其田，又什二而斂其財。故曰用田賦。言用田以爲助賦之率也。汪克寬案傳義。

十三年晉嫁於
吳則同姓之昏非
自昭公始春秋於
孟子以隱羅書之
所以深責秉禮之
魯矣

有二月今九月是歲失閏九月温故魯公娶于吳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諱娶同姓

傳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終前年事○夏五月昭夫人

孟子卒魯昭公夫人也昭公娶于吳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諱娶同姓

故謂之孟死不赴不赴于同盟故不稱夫人不稱夫人故不言薨

反哭不反哭於寢故不言葬小君及哭若夫人禮也以同姓故不成其夫人喪故

不葬孔子與弔孔子與弔孔子始老故與弔適季氏季氏於季氏

不統統喪冠也季氏不統音開放經而拜孔子以小君禮往故

公會吳于橐臯見經吳子使大宰嚭請尋

盟尋鄭公不欲與吳盟使子貢對對使子貢曰盟所

以周信也言為盟者所以周固其誠信也故心以制之以心而制其義玉帛

以奉之以玉帛奉言以結之以言而結其誠信明神以要之

以明神以要其禍福○要平聲寡君以為苟有盟焉魯君以為苟有盟弗

可改也已不可得而改變也已若猶可改若猶可得而改變日盟何益

雖每日為盟何所補益今吾子曰命有曰必尋盟必尋于若

可尋也若盟可尋而温之亦可寒也亦可寒而歇之乃不尋盟吳從

之言不果尋盟吳微會于衛吳微會于衛吳在橐臯亦使初衛殺吳行

人且姚而懼先時且姚為吳行人衛謀於行人子羽

子羽曰吳方無道吳王方以無道行於諸侯無乃辱吾

君必曰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衛大夫吳方無

道見上國無道道者必棄疾於人必棄其疾於人吳雖

揚升菴或欲或不

王元美吳欲尋盟非衛賜之言不可

其何能國乎

人之言也

傳十一年

湯雖菴當時季氏真國昭公放死不

成其為君故孟子

果如子貢所料若
如子羽之言篇之
患更有不可測者

陳傅良宋皇瑗盟
杜說非

無道無道猶足以患衛尚足以為往也勸衛長

木之斃譬如長木斃于地無不標也不擇物而後標擊國

狗之瘞譬如國狗在瘞無不噬也不擇人而而况

大國乎而况吳為大國其患又秋衛侯會吳于郟郟

公及衛侯宋皇瑗盟盟不書畏而卒辭吳盟辭

與盟吳人執衛侯作藩籬子服景

伯謂子貢子服何曰夫諸侯之會諸侯事既畢矣會

行禮既侯伯主會當地主歸餼會地主

以相辭也各盡其禮今吳不行禮於衛伯不致待

而藩其君舍以難之以苦困之○難去聲子

盍見大宰謂子貢何乃請束錦以行請束錦

君願事衛君言吳王願衛君之來也緩今召衛君寡

君懼吳王恐故將止之故藩其舍子貢曰衛君之來

必謀於其眾必諮謀於其眾或欲或否其

是以緩來謀不時定其欲來者欲來者子

其不欲來者不欲來者子之辭也是

若執衛君若怒其緩是墮黨而崇籬也是自

夫墮子者夫衛之墮毀得其志

且合諸侯而執衛君且諸侯為會誰敢不

矣其言驗

左傳卷之六十一

穆文熙說大宰一
良愈見賜之能言
隨黨崇仇坊中人
情聽者亦然
王元美子貢就緩
字發此所以緩之
故無中生有能令
聞者魄奪
彭家屨子貢之對
大宰與陰飴甥之
對秦伯繫空起義
巧構而端之言皆
能得其忠領而要
以必從直詞令之
善者也
孫鑣與苗賁皇論
吳桓子同意調不

以往路只一
端為一束
君願事衛君
君懼
必謀於其眾
是以緩來
其不欲來者
若執衛君
夫墮子者
且合諸侯而執衛君
矣

同此謂快頗近戰國

彭士望此學蘇州口談之始

張半菴衛侯之童心如此蓋困辱而弗知微者也

傳說稟纂左氏載孔子之言杜預以為失聞然二年之間三以龜告其災甚矣故先儒多駁之

王樵案明年九月冬龜災亟作而不時宜以失政爾非

與聞也

補注司歷過也說在襄二十七年

至元美子產之不欲寢止並可稱達士之見

哀經十三年

朱睦㮮宋鄭怨已十三年雖造端由罕達然宋自九年皇後取鄭師之後宋公宋人兩伐鄭亦可以釋憾矣而向襄之師復起何耶故是年鄭師亦

九傳言宋卷八十七

世二

懼諸侯皆懼將恐懼墮黨崇雠崇雠仇備而懼諸侯使四方諸侯皆知恐

○或者難以霸乎以此求霸不亦難乎大字謬說大宰謠說喜其言○說音

悅乃舍衛侯舍釋也○舍音捨又赦衛侯歸衛侯歸國效夷言言衛君為

吳人子之尚幼子之即公孫彌年尚幼曰君必不免言衛君必不免

於其死於夷乎其死於夷狄乎執焉遭其執辱而又說其言喜其言

效其從之固矣從夷之心固不可改矣○冬十二月

螽時已閉蟻猶有螽災季孫問諸仲尼季孫以其休咎問於仲尼仲尼曰丘

聞之以其所聞火伏而後蟄者畢十月而後蟄虫盡閉今

火猶西流今火未盡沒猶西流知是九月司歷過也歷官失一閏故猶是九月

宋鄭之間宋鄭二國邊境之間有隙地焉隙地間田也曰彌作彌如

項丘如字又頃玉暢暢五成反錫凡六邑錫羊又如字子產與

宋人為成鄭子產執政與宋人締誓曰勿有是約二國俱棄之及宋平元

之族自蕭奔鄭在定十年鄭人為之城城三邑間田以取錫取城錫之地

殺元公之孫元族在錫故殺之遂圍平元之族所在十一月鄭罕

達救救平元之族丙申圍宋師圍向巢之師

經十有三年未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書取覆而

敗之○夏許男成卒無傳元公卒○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

池黃池在陳留封丘縣南近濟水○楚公子申師

師伐陳無傳○於越入吳無傳○秋公至自會無傳○晉魏曼

師伐陳無傳○於越入吳無傳○秋公至自會無傳○晉魏曼

五傳言宋卷八十七

世二

取宋師于垂彼以

議來我以發報耳

鄭玉會于黃池吳

子主之晉魯聽命

矣然吳楚有僭王

之罪聖人終絕之

而莫之與也此所

以序晉吳上而書

及以終春秋之會

盟也

高閔楚長吳之強

無如之何故乘吳

之出會而伐陳也

薛季宣吳子不戒

乘中國之諸侯而

越卒入吳所謂無

遠慮有近憂矣吳

子志不共戴天之

耻而求諸侯於外

此越之所以伯諸

多帥師侵衛

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盜殺陳夏區夫

無傳前年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歷

傳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師

逃歸

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

子越子伐吳

餘謚陽自南芬

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

彌庸見姑蔑之旗

天子曰

待之

無餘

越句踐以

吳師

獲天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

故不獲

丁

大敗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十有二月螽

○夏公會單平公

○六月丙

○為二隧

○獲成謹郤延

○吳太子友王

○先及邲

○觀之

○曰吾父之旗也

○將亡國

○屬徒五千

○陽

○乙酉戰

○彌庸獲疇

○越子至

○大敗

○丁

○

○

○九月螽

○十有二月螽

○夏公會單平公

○六月丙

○為二隧

○獲成謹郤延

○吳太子友王

○先及邲

○觀之

○曰吾父之旗也

○將亡國

○屬徒五千

○陽

○乙酉戰

○彌庸獲疇

○越子至

○大敗

○丁

○

○

○

○冬

○

○

○

○

○

○

○

○

○

○

○

○

○

○

○

○

○

○

○

○

殺之而陳人猶使

世執國政春秋因

其為盜所殺而書

之與華孫同意

許翰春秋書魯人

專至用田賦書魯

天災至於二年三

僉見其重賦害民

傷和致異民力已

窮天命已去君子

之心於魯已矣

傳十三年

陳傅良單平公不

書不忍書也杜說

非

張生菴吳方敗齊

爭晉而越已乘虛

而入其國子胥為

恐之言至是驗矣

孫鑑此戰事太略

陳傅良獲大子友

吳越相獲雖大子

不書

穆文熙吳子爭先

黃池故示雄長欲

掩其敗愈見其愚

沈雲將左氏謂盟

夫差惡諸侯聞自到七人於幕下殺告敗者七人於幕下以滅吳
 吳人告敗于王吳人使告王惡其聞也
 秋七月辛丑盟諸侯吳晉爭先爭歃血吳人曰於
 周室以周室宗我為長大伯為大王長子故晉人曰
 於姬姓以姬姓諸我為伯晉主盟為趙鞅呼司馬寅
 趙簡子呼司馬寅而告之曰日旰矣言日已晚矣大事未成大事
 二臣之罪也趙鞅司馬寅之罪也建鼓整列建正旗鼓整齊行
 戰二臣死之我二臣者與之死戰長幼必可知也勝者為長負
 知對曰司馬寅答請姑視之我請自視之及視而父曰肉食
 者無墨墨氣色下也言肉食爵祿之人無氣色下者今吳王有墨今吳王氣色下
 若有國勝乎是必國為敵太子死乎太子為敵且夷
 德輕且夷狄之德輕狂不忍久不能堅忍而久請少待之待
 無與無與乃先晉人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吳人將以魯公
 見晉子服景伯對使者子服何對吳使曰王合諸侯
 天子合諸侯天子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王官伯也侯牧
 帥方伯以見於天子尊伯合諸侯方伯也則王官伯則侯帥
 天子也見音現下同子男以見於伯侯帥子男以見於自王以下自天子
 朝聘玉帛不同朝聘聘享執玉執帛各有不同故敵邑之職貢於
 吳故魯脩職貢有豐於晉豐厚有無不及焉無不及
 以為伯也以吳為今諸侯會今諸侯而君將以寡君
 孫鑑數語甚勁有說得之

左傳卷之六十七

二十四

同上伯合諸侯氣
直下有建鏡之勢

見晉君而吳君將以魯則晉成爲伯矣則晉成爲諸侯之伯長矣

敝邑將改職貢今魯將改吳魯賦於吳八百乘魯之事吳

若爲子男若吳以魯見晉侯是魯爲子男之國則將

半邾以屬於吳則將半邾之數以三而如邾以事晉

且執事以伯召諸侯且吳之執事以方伯之命

而以侯終之而終之以魯見何利之有焉亦何利益

既而悔之悔爲景伯所欺將囚

景伯將執景伯曰何也何景伯名立後於魯矣言已已立後不

將以二乘與六人從將以二乘之車官屬遲速

唯命或遲或速唯遂囚以還吳人遂囚及戶牖行至

謂大宰景伯告吳曰魯將以十月上言魯

有事于上帝先王有事祭也祭于吳李辛而

何世有職焉何景伯名言已世自襄以來

未之改也助祭未嘗改變若不會若今年祝宗將曰

吳實然言景伯不會坐爲吳所且謂魯不

而執其賤者七人言景伯非卿故

何損焉何損大宰韜言於王大宰韜進曰無損於魯

而祇爲名適爲不如歸之不如歸景

乃歸景伯夫差從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申

曰其辭佩玉榮兮佩玉

佩玉榮兮佩玉

穆文惠吳人信鬼縣戶牖
故景伯以上帝恐
之然大宰好賂景
伯亦必先賂大宰
而後其言可行不
然恐未得即然
也
附見上曰以二乘
與六人從除二乘
乃從者六人加之
以景伯景伯非卿
故曰執其賤者七
人也
至元美吳人好無
惟故諛之以事晉
吳人信巫鬼故恐
之以宗祝吳人陵
強犬故鄙之以執
賤於是吳人卒不
得見公於晉而景

伯遂得脫，以歸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

言上之人服飾備也。○榮而極而水二反。余無所繫之。我獨無以繫佩。言吳王不恤。言酒一盛兮。一盛一器也。言上，人雖有。余與褐之父。視之。褐寒賤之人，視視也。言我但與寒賤之人共得視，不得飲。一父如字，又音甫。對曰。有山。梁則無矣。梁，精米也。欲求米。麤則有之。若求米之麤。麤。若登首山以呼。軍中不得出，故教申叔。曰：庚突乎。庚，西方主穀。突，北方主。則諾。則諾，其請蓋有山。待其呼，則諾而與之也。言吳王欲伐宋，宋不與，衆同飢渴，所以亡。王欲伐宋，宋不與，黃池。故欲伐之，傳殺其大夫。而囚其婦人。人囚之。大宰嚭曰：可勝也。吳強宋弱，而不能居也。故不能居。乃歸。乃不伐。○附錄。冬，吳及越平。終伍，負三年始弱之言。

李卓吾古將士有投醪分其者而吳子乃不與衆共饑渴欲無以得手

卷六十七

左傳評林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父原本日本播州與田元繼志季父輯著

哀經十四年附見拾遺記曰孔子未生時有麟遊于闕里此玉書其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為素王孔子母異之以瀟灑擊其角信宿而去至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未必非聖母所見之麟也按左翼曰自今以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六十八

魯哀公十四年

梅賾 林堯叟唐翁

經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也。時無明王出而

遇獲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脩諸侯之政，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為終也。冬，獵。曰：狩，蓋虞人脩常職，故不書狩者。大時在魯西，故言西狩。得用曰獲。○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射，小邾大夫，句繹地，各。○春秋止於以下至十六年，皆魯史記之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此故實錄，以續孔子所修之經。○射音亦，句音鉤。

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庚戌，叔還卒。傳無

○三月，庚申，朔，日有食之。傳無。○陳宗豎出奔楚。傳無。

后游夏之徒續之者獲麟事亦出家語辨物篇

朱熹春秋獲麟某不敢指定是書成感麟亦不敢指定

是感麟作大槩出非其時被人殺了是不祥

季本周道衰廢人欲橫流亂賊接跡檢亂反正孔子作春秋以明王法雖無麟固將作矣孔子之卒在後二年苟非平日所常用心豈能詳哉故文成獲麟說元凱斷其妖妄茲不復論若必謂感麟始作

則理亦不盡焉得說章纂聖經絕筆獲麟第十欲記孔子之卒採魯史以續之至十六年四月而止左氏則終於悼公之四年大全於獲麟以後經傳皆刪而不錄今考韓趙魏共滅知伯左傳以是終通鑑以此始故仍附錄於後

傳十四年孫鑣左傳後半部覺稍冗稍率然亦間有精勁者大約首數句佳則到底佳似是原本來工拙不同定公末年

宋向魍入于曹以叛曹宋○莒子往卒無傳○在

六月齊人弒其君壬于舒州○秋晉趙鞅帥師伐衛

○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冬陳宗豎自楚復入

于陳陳人殺之無傳○復浮去○陳轅買出奔楚無傳○有星

字無傳不言所○饑無傳

傳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大野在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叔孫氏

之車子鉏商獲麟各獲麟見經註以為不祥時所

見故怪之以爲不祥以賜虞人虞人掌山澤之官仲尼觀之仲尼聞其

往觀曰麟也見而識之然後取之言魯史所以得書獲麟○小

邾射以句繹來奔詳見經註曰使季路要我子信誠故邾

射欲得與相要約○要如字又平吾無盟矣我不用盟誓矣○此以

魯策以繫於經丘明亦隨而傳之終於哀公以卒前事其異事則皆略而不傳故此經無傳者多使

子路與射要言子路辭子路辭不肯季康子使冉有謂之

使告曰千乘之國魯千乘之國也○乘去聲不信其盟邾射不以

盟為可信而信子之言而以子路之言為可信子何辱焉何辱於子

射要對曰魯有事于小邾言魯若有征伐不敢

問故不敢問其死其城下雖使我死戰于可也其亦

彼不臣彼謂邾射竊地叛而濟其言而使成是義

之也是以邾射由弗能由子路各○齊簡公之在魯

也簡公即齊悼公陽生子壬闕止有寵焉闕止即子

也六年傳反與壬也處

弱甚此及公上下簡公○
卷却更精勁饒神闕音暇
色且敘事多備而陳成子即陳恒
折此係左公目睹畏憚其得君
事疑即左公自撰

附見無神尼之言
則麟終廢邦魯史
亦必不書於經故
舊注云爾

張太獄杜元凱謂
春秋感麟而作諸
家因之胡文定謂
春秋成而麟至則
本之何休之說竊
疑聖人作經絕筆
於獲麟之句則非
經成而麟至明矣
若必謂其感麟而
始作則孔子之卒

近在獲麟後二年
苟非平日曾聞其
所記之行事與策
書簡牘之大凡業
嘗筆之為書而至
於獲麟麟死之時
遂成而出之則二
百四十二年之事
豈二年所能驟而
成者故謂聖人感
麟而始作春秋不
可謂聖人感麟而
始成春秋則無不
可也
王元美春秋成而
獲麟也瑞應款曰
不然也獲麟而後
作春秋以比于河
圖洛書也曰不然
也春秋之作久矣

左傳言本卷八十一

及即位在十使為政使關止為陳成子憚之

驟顧諸朝陳恒心不安諸御鞅言於

公鞅齊大夫進曰陳闞不可並也言陳恒闞止二君

其擇焉擇用弗聽簡公子我夕子我即闞陳逆殺人

陳逆即子行逢之子我遂執以入至朝陳氏左睦陳

欲謀齊國詐使陳逆而遣之潘沐潘米沐可以沐

方表因納潘沐并饗守囚者以酒肉享囚

醉而殺之而逃待守囚者醉子我盟諸陳於陳宗失

孫言已言已介已有喪而止陳豹有喪而止既既終而言之

曰有陳豹者言有人曰長而上儂身材

望視望事君子君子謂闞止言

必得志必得君欲為子臣欲臣事吾憚其為人也我

故緩以告故遲緩其事子我曰何害言陳族

是其在我也在我用使為臣使陳豹他日與之言政

論子我說之遂有寵遂寵用謂之曰

我盡逐陳氏言我盡而立女而立陳豹為陳

若何亦可對曰陳豹我遠於陳氏矣言已於陳且其

違者且其不從不過數人不過數人而已何盡逐焉何必盡

遂告陳氏遂以子我之子行曰子行即彼得君彼謂

遂告陳氏遂以子我之子行曰子行即彼得君彼謂

左傳言本卷八十一

獲麟聖人之所托而悲者耶曰奚悲也當其時而春秋之事既也可以止矣

穆文熙子路不以一言狗邪射而明其為叛何其所見之卓也由非徒為忠信人已矣魏禧有子路之不可所以有子路之請要也與柳下惠讓鼎之事同二人之守信執義敵國信之而魯之君相猶不信焉此魯之所以為魯與

按語御復姓也或以姓謹有諸無諸御煥此魏禧陳闕不可並也小人不可並用者諸御鞅之言田闕是也君子不可並用者張浚趙鼎是也其語皆有至理

得君弗先若不先發必禍子必為子之禍害子行舍於公宮子行而

隱於陳氏今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成子

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夷穆子安廩丘子尚意茲子

芒盈惠子得凡八人二人共一乘如公宮○乘去聲

下並 子我在幄幄帳也聽出迎之子我出遂入成子

同 公閉門及閉門不侍人禦之子我之待子行殺待人

陳逆素在內 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簡公時與婦人

故得殺待人 公執戈將擊之簡公疑其

成子遷諸寢陳成子徙公公執戈將擊之欲作亂故

執戈將 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言成子非為將除害

也 將為公室 成子出舍于庫陳成子以公怒聞公猶

怒將聞簡公怒將出將出曰何所無君言何國無子行

抽劔陳逆拔曰需需疑事之賊也需疑者事誰非陳

宗言陳氏宗所不殺子者言子若欲出有如陳宗明

陳乃止成子乃子我歸闕止歸屬徒攻闕屬會也闕

○屬 與大門會屬徒與攻宮皆不勝闕止皆乃出闕

奔 陳氏追之陳成子之失道於彘中闕止於彘中狹

奔音倦 適豐丘豐丘陳豐丘人執之執闕以告陳氏

殺諸郭闕殺闕止於成子將殺大陸子方子方子我

陳逆請而免之陳逆為子方以公命取車於道子

矯公命取道 及斂子方行及斂衆知而東之知其矯

去陳氏而立豹事 逐使 出雍門雍城門○陳豹與之車陳豹以車弗受

必不行事不行而東

豹恐禍將及已欲其不害得乎此亦未必為豹之過也上僕望視何與哉孫鑣敘諸人語俱以簡勝

彭士望弗先而持只爭一先字然後一先字盡萬生按夏五月壬申注疏本注尚意茲無尚字子也盈作世

子盈杜注本並同王元美述成子之兄弟如公而遷公於寢也豈不昭然叛通事哉而猶聞公怒而將出若有迫於所遭之不幸者蓋姑以是激私

黨之怒以濟其謀焉耳非其情也意如之受伐請以五乘之滿半之拒輒欲首北門出奸雄飾詐大都如此彭士望太史子餘前後左右皆陳氏人權奸未有不樹衆能竊國者汪道昆此時無陳逆抽劍劫止則恒亦奔矣經世鈔子行抽劍此向謀耳却做得妙田延年按劍責大將軍事正類此王世貞陳恒植齊有素視君不帶奕棋何至聞公怒而

子方曰逆為余請言陳逆為我請豹與余車陳豹以車送我出余有私焉是我有私於陳氏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

而有所私於其仇讎何以見魯衛之士子方欲奔衛故言無以見魯衛之士東郭賈奔衛東郭賈即子方庚辰陳恒執公子舒州陳恒執齊簡公實于舒州

公曰吾早從鞅之言簡公悔不從諸御鞅之言早誅陳氏不及此可以不及禍○宋桓魋之寵害於公桓魋恃寵驕盈為景公之患害公使夫人

驟請享焉夫人景公母也景公使其數請桓魋享飲而將計之欲因計未及及發難魋先謀公桓魋先謀害公請以鞶易薄鞶向薄公色欲因易色為公公曰不可景公持不肯易薄為色宗

邑也宗廟所在乃益鞶七邑乃以七邑增鞶而請享公焉鞶向薄公色欲因易色為公

以日中為期以日中為期為享期家備盡往私家用兵之備盡往所公知之宋景公知其謀告皇野皇野即司馬子仲曰余長魋也言我於難司馬

子仲曰即皇野有臣不順有久臣而不能共順者神之所惡也此鬼神之所惡也而况人乎而况於人乎敢不承命敢不承君命以討之不

得左師左師不得向魋不可不可濟事請以君命召之皇野請奉君命以左師每食擊鐘向巢每食必擊鐘為節聞鐘聲聞其擊鐘之聲

公曰夫子將食將膳食既食又奏既食又奏公曰可矣今可在往以乘車往使皇野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迹禽

曰逢澤有介麋焉介大也言逢澤之地有麋音均本又

告于公

左傳詩林卷之八 五

將出奔也亦詭辭作慶以激衆怒而遂其奸謀耳

彭士望殺諸郭關陳氏布置遠密殺之若狐兔耳

孫纘何以見魯衛之士江文通請建平王書何以見齊

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本此

增補合注宋桓雅之寵是時齊有陳恒未有桓雅而共

君曰次凶之不暇世道之變至是極矣

孫纘薄即皇尚書

大傳夏人歌益歸乎薄

同上聞鐘聲給語工絕即是口頭語而鍊得入妙

增補合注自曰述人以下至逆子子仲設為之辭

同上所難子者公言難不及子因指天與先君為誓

魏禧按安危之介必真知巢而後可

合祖諱其父兄故臣老矣安祿願寵

惟恐失之故不可而新進英銳猶可

以義激發曰從吾君之命

公曰皇野稱雖雖未來雖向雖得左師若得左

吾與之田我先與若何亦可君憚告子難以遊戲煩

野曰嘗私焉嘗試私君欲速景公欲速故以乘車

逆子故使我以與之乘向巢乃與至至於公告之故

野也言雖誅騰若負其言使君與之言使公與向公曰景公乃與所難子者

禍也此宋國之對曰向巢敢不唯命是聽敢不唯吾君司馬請

瑞焉司馬子仲請以命其徒以命其攻桓氏攻向其

父兄故臣曰司馬故臣與不可言不可其新臣曰新

而告桓司馬子願桓雅弟桓司馬即雅也子願司馬

欲入也司馬桓司馬子車止之子車亦雅弟曰不能事

君言不能服而又伐國而又稱兵民不與也宋國之

也與祗取死焉祗適也適以自取向魋遂入于曹以叛

哀八年宋滅曹以為邑祗音支六月使左師巢伐之宋景公

故向魋入而據之以叛巢不能克魋恐公怒欲得國

伐之音致不能不能得來亦入于曹取質向巢亦入曹劫

為質欲魋曰不可言不可劫曹既不能事君我既得

以自固子弟以為質

之傳言木者其

據曹又得罪於民又得罪於民劫質其子弟將若之何如之何乃

舍之舍曹子弟民遂叛之曹人遂叛向魋向魋奔衛桓司馬出

衛向巢來奔左師巢奔魯宋公使止之宋景公使人曰寡

人與子有言矣言與向巢有要誓之言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言我負盡滅桓

宗廟之祭祀向巢辭不敢還曰臣之罪大言我負盡滅桓

氏雖盡滅桓桓氏之族黨可也其亦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若以向氏之故

使有後而為向氏別立後君之惠也此宋君之恩惠也若臣若如臣者則

不可以入矣則不可以復入宋國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

齊司馬牛桓魋弟致其居邑與珪其守邑符信之珪而後適齊向魋出於衛地將自衛出

公文氏攻之公文氏衛大夫攻向魋求夏后氏之璜焉求其璜玉

類泥人哉曰夏后氏之璜與之他玉向魋以他玉與之而奔齊向魋奔齊陳成

子使為次卿使向魋為齊亞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

而適吳亦不與魋同仕吳人惡之而反司馬牛與吳相惡而歸

趙簡子召之趙簡子聞司馬牛之賢而召之陳成子亦召之陳成子亦召之

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魯郭門外人也司馬牛死於其

冢阮音冢葬諸丘輿葬司馬牛於丘輿之地錄其卒葬所在愍賢者失所甲

午齊陳恒弒其君壬于郕州郕州簡公孔丘三日齊孔子

而請伐齊齊音齊二齊凡三言之公曰魯哀公問魯為齊

弱久矣魯為齊國之所陵弱為日已久子之伐之謂孔子將若之

何以勝之對曰孔子陳恒弒其君言陳成子弒簡公民之不

王專平木卷六十八

孫鑊敘至此猶有許多委曲彭士望諸兄弟為難爪牙牛為介介今事敗義祇一去王荆石以桓魋之逆而司馬牛為其弟則賢固不可以

類泥人哉穆文熙以牛之賢遭桓魋之難至於不得死所悲哉彭士望適吳苦心苦命

同上卒於魯俱不往而卒於魯是賢者死法阮氏義士也

王元美以魯之衆加齊之半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

國以討之於齊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

穆文惠齊雖強大新爲魯所敗又恒之弑迎民半不與故孔子請討之

一討之後諸侯慕義而集雖陳恒其何支哉

經世鈔不與者半此實夫子本謀余最可笑胡氏之說

鍾伯敬聖人舉動有其理貴有其事請討理也以魯之衆加齊之半所以討之之事也宋儒乃駁之夫討則用

兵言有用兵而患其衆者乎且公曰魯爲齊弱及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

不爲此言何以堅其志壯其氣而塞其口乎

附見禮公儀仲子之喪擅引免焉鄭注免音問別作統取免冠意祖其衣免其冠今之始喪者披髮以布裹頭卽其意也

哀經十五年

與者半齊國之民半不與陳氏以魯之衆以魯國師旅之衆加齊之半

與之半陳氏可勝也公曰子告季孫哀公以政在季氏故

使孔子告季孫孔子退而告人孔子辭辭不告退而告人曰吾

以從大夫之後也孔子嘗爲大夫故言從大夫之後故不敢不言

初孟孺子洩將圍馬於成孺子洩卽孟武伯孟懿子之子

成宰公孫宿不受公孫宿孟氏臣曰

孟孫爲成之病言孟氏以成邑之民貧困告病爲去聲

不圍馬焉不養其妨民孺子怒孺子忿公孫宿不從已命襲成襲成兵從者不得入

成有司使成有司使者至使去聲

孺子鞭之孺子恨恚故鞭成有司之使人秋八月辛丑孟懿

子卒卽仲孫何忌孺子之父也成人奔喪成人奔喪子之喪弗內孟氏弗內

祖免哭于衢成人祖免發喪哭于衢聽共成人請聽命共使

弗許孟氏不許懼成人恐懼不歸不敢歸成爲明年成叛傳

經十有五年辛酉春王正月成叛成叛夏五月齊高無

平出奔北燕無鄭伯伐宋無秋八月大雩無

晉趙鞅帥師伐衛無冬晉侯伐鄭無及齊平與

十五年春成叛于齊公孫宿以成叛魯附齊武伯伐成孟武伯卽

遂城輸遂城輸邑夏楚子西

子期伐吳師伐吳及桐汭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汭出白石山西北入丹陽湖

傳十五年

鍾伯敬吳道此使曲也

人之變誠不可無辭而辛尹蓋之對

則氣直而詞壯

毛蓋以尸將命後世行不去可見春秋之近

劉懷恕賈卒而猶使將命則生者何堪禮有不可行者此類是也

孫鑄撰得工調古色新

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陳閔公使貞子弔吳為楚所伐及良而

卒貞子卒將以尸人聘禮若賓死未將命則既吳子

使大宰嚭勞吳夫差使大宰嚭勞去聲且辭且辭貞子曰以水潦

之不時以雨水潦潦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廩然傾

頃動隕墜貞子之棺以重寡君之憂貞子之死已為吳憂寡君

敢辭上介上介正使也謂貞子辛尹蓋對答吳大夫

曰寡君聞楚為不道陳君聞楚以不道加於吳若伐吳國重加伐

滅厥民人於吳滅厥民人之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備猶副也言

弔君之下吏弔君之下吏言無祿使人無祿使人

逢天之感逢上天之大命隕隊大命隕隊隕隊上天所絕

世于良棄絕世事于廢日共積廢行道之日以共具

積音漬一日遷次不敢留君命今君命逆使人君命

之命是陳君弔委于草莽也原野生草莽莽然故且

臣聞之以臣曰事死如事生言事死之禮禮也此先

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朝聘道死又

有朝聘而遭喪之禮朝聘而遭所若不以尸將命聘若

使道死不得是遭喪而還也是遭喪而還也喪則須自還也無乃不

可乎即此較彼以禮防民先王以禮防範民情猶或踰之猶或

今大夫曰謂大宰嚭死而棄之使死者死是棄禮也棄

同上此句是一篇之謹策然却是辭命帶語

同上此後幾略縱然却無一語率

孫應蓋蓋能據禮以對故吳人納之

絕其典其何以爲諸侯主謂主諸侯之盟先民有言昔人曰

無穢虐土虐土謂死者無備使奉尸將命達于君所謂副使奉

將命苟我寡君之命苟我陳君之命達于君所達于君所雖

隕于深淵雖使尸柩隕于深淵之中則天命也則上天一非君與

涉人之過也非吳君與舟人齊涉之過吳人內之吳人聽尹蓋

命傳言尹蓋知秋齊陳瓘如楚陳瓘之兄子

過衛道過衛國仲由見之子路見曰天或者天意以

陳氏爲斧斤假借陳氏以爲齊之斧斤既斷喪公室使斷喪亡

而他人有之奄有齊國不可知也此事不可預知其使終饗

之其使陳氏終能享有齊國亦不可知也此事亦不可預知若善魯以待

王季重前有水澄隕戶等語故有隕於深淵與非涉人之過以應之

附見陳瓘善子路之言故言今吾受君命使楚願子以此言使人再告吾弟陳恒

時若親善魯國以待天時之終定言其可也不亦可乎何必惡焉

仲由事孔子故爲魯言子玉曰即陳瓘然是仲由吾受命矣我受命使

矣楚子使告我弟路使人告成子即成子也謂子謂子

子服景伯如齊子服何如子贛爲介子贛爲景伯之介見公

孫成即成宰曰人皆臣人言人皆臣而有背人之心

而有及背所事况齊人雖爲子役齊人雖爲公孫宿之服役其有

不貳乎言公孫宿叛於魯子謂公孫宿周公之孫也魯

之公孫故言多饗大利多享其魯國之大利猶思不義猶思叛

義不可復得而喪宗國以邑入齊使魯有喪亡之禍成曰即公孫宿善哉善哉

將焉用之將焉用之音烟音烟

郭眉菴仲由子貢其時有關於魯之安危非細

穆文應說公孫成聲下

子乃屈服之賜真
長於說辭哉

貢之所言傳言仲尼
之徒皆忠於魯國
館客使景伯子曰寡君使恒告言齊君使曰寡人願

事君如事衛君言衛與齊同景伯揖子贛而逃之伯

不答揖子貢對曰寡君之願也此魯君之願也昔晉

人伐衛在定八年齊為衛故齊為衛人報伐於伐晉冠氏

在定九年喪車五百齊師敗之因與衛地自濟

以西自濟水糒媚杏以南九年傳齊侯致糒媚杏書

社五百社籍書而致之吳人加敝邑以亂在八年齊因

其病齊因魯人取謹與聞亦在八年寡君是以寒心齊待

待魯薄魯君是以寒心而恐懼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齊之待魯得

至元美核往事典此於
而嚴成子不能不衛
引為已病矣

則固所願也則固魯君之所願望成子病之陳成子病其言乃歸

成邑乃以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贏贏齊地衛孔

圍取大子蒯聵之姊孔圍文子也蒯聵姊生慳孔伯

生○慳音孔氏之豎渾良夫豎小臣也長而美身長而貌

如字又孔文子卒孔圍卒通於內私通於大子在戚蒯聵

自二年居於戚孔姬使之焉使良夫至太子太子與之言太子

蒯聵與良夫曰苟使我入獲國謂良夫苟能使服冕使

良夫服大乘軒三死無與雖死罪三無與與

之盟與太為請於伯姬良夫為大子閏月良夫與大

子入渾良夫與大舍於孔氏之外圃止舍于孔氏之外圃昏

李于鱗良夫三死
無與而他日率以
三罪見殺蓋小人
而得志則驕驕則
僭而禍至

夜二人蒙衣而乘良夫與大子蒙衣為婦人寺人羅

御使寺人如孔氏往孔氏之家孔氏之老桑寧問之問所載何

人稱姻妾以告自稱婚遂入孔氏適伯姬氏往孔氏所

既食既為孔伯姬杖戈而先孔氏之母大子與五

人介介被輿甲也狻從之狻牲豕也輿載豕豕迫孔悝於

廁迫逼孔悝強盟之孔氏專政故劫孔悝強遂劫以

登臺遂劫孔悝樂寧將飲酒樂寧孔氏家炙未熟使

及熟尚未聞亂聞有使告季子季子子路也召獲駕乘

車召獲衛大夫駕乘車行爵食炙飲酒食炙奉衛侯

輒來奔輒即出公季子將入子路將入遇子羔將出

陳明卿蒯聩欲殺

南子流於嘉忿與子羔衛大夫高柴也

公未有廢命輒乃其子焉得拒之如曰門已閉矣言衛之城季子曰

吾姑至焉我且欲子羔曰弗及言政不不踐其難不

預踐履其禍難去聲下並同季子曰食焉謂食孔不辟其難不辟

難音避子羔遂出子羔子路入子路及門至衛公孫

敢門焉守曰無人為也言輒已出季子曰是公孫也

言此公孫敢也既求其利祿由不然我不

利其祿利其必救其患必拯救有使者出有使者開

使去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言太子蒯聩

以求乃入雖殺之雖殺必或繼之言已必繼孔悝且

曰且言太子無勇若燔臺半若燔燒所居

穆文惠蒯聩劫孔悝求盟則悝未必

死也由之死何為
乎此可為勇而不
知義者之戒

魏蘆結纓而死按
子路倉卒聞難未
知其詳特以為將
殺也耳後人讀傳
多謂本末如此

必舍孔叔孔叔即孔悝必懼而舍太子聞之聞其

懼下石乞孟釐敵子路子路以戈擊

之擊子路斷纓斷子路子路曰君子死言君子冠不

免不使冠結纓而死整其冠孔子聞衛亂孔子聞

曰柴也其來言子羔由也死矣子路必死孔悝立莊

公莊公即莊公害故政蒯聩既立以輒之欲盡去之

欲盡逐而去蒯聩既立以輒之先謂司徒臚成先謂衛司徒臚成曰寡人

離病於外言我離喪病久矣為日子請亦嘗之子謂

亦嘗歸告褚師比臚成歸而以公言告於欲與之伐

公臚成欲與褚不果不果故公為明

經十有六年壬戌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聩自戚

入于衛○衛侯輒來奔書此春○二月衛子還成出

奔宋子還成即臚○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仲尼既告

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魯襄二十二年

年至今七十三也○孔子卒孔子作春秋終於獲麟

之一句○公羊谷梁經是也弟子欲記聖師之卒故採

魯史記以續夫子之經而終於此丘明因隨而作傳

終於哀公從此以下無復經矣

傳十六年春臚成褚師比出奔宋欲伐莊公衛侯使

鄒武子告于周鄒武子衛曰蒯聩得罪于君父君母

言蒯聩得罪于父衛靈公母南子逋竄于晉逋逃竄走晉以王室之

故晉以周室不棄兄弟不棄絕我真諸河上置蒯聩

哀經十六年
附見非卿則不可
書卒然孔子大聖
故異例書其卒

傳十六年
汪道昆辭令能品

左傳言本卷六十一

威上天誘其衷天誘掖其獲嗣守封焉使得繼嗣衛

使下臣胙敢告執事使卑下之臣胙王使單平公對

單平公周卿士告周執事者曰胙以嘉命言胙以衛侯復來告余

一人余一人天往謂叔父叔父謂余嘉乃成世我嘉

能繼成其業還居君復爾祿次之祿位敬之哉汝當敬方天之

休言天方授弗敬弗敬謹弗休弗保全悔其可追後

悔恨不可追及傳終蒯賸之事○夏四月己丑孔丘卒見經公誅之

誅誅說文云誅也哀公曰旻天不弔仁覆閔下故稱旻

岷岷甲音不慙遺一老慙且心不且遺留此俾屏余一

人以在位使屏敵我一人以榮榮余在疚我榮榮然

音瓊榮嗚呼哀哉尼父嗚呼哀哉此無自律我無以

律音瓊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言哀公其不得夫子之

言曰舉孔子禮失則昏失禮則名失則怨失名則失

志為昏昏亂者必失所為怨怨過者必生不能用當

子之生哀死而誅之及孔子之死非禮也是為稱

人稱余非名也天子稱一人非諸君兩失之哀公失

子貢是以知其不沒於魯○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衛飲孔

悝於平陽之地飲去聲悝音恢重酬之重其酬大夫皆有納焉皆

以財財醉而送之醉孔悝而夜半而遣之夜遣者慙負

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孔悝被遣載及西門及平使

左傳言本卷六十一

四

戴車及柝於西圃

柝藏主石西圃孔氏廟所在孔悝使副車還取廟主以出○柝音

子伯季子初為孔氏臣

先時子伯季子為孔氏家臣

新登于公

請追之

請追孔悝遇載柝者

殺而乘其

車許公為反柝

許公為人姓名孔悝載柝者久不來使許為

遇之

遇子伯

與不仁人爭

不仁人謂子伯初臣孔氏

明無不勝

天理昭然言其必勝

必使先射

必使子伯先射以驗

射三發

子伯射凡三發矣發如字又廢

皆遠許為

許為射之

許為射子伯

殪

或以其車從

或以子伯之車從許

得柝於囊中

孔悝出奔宋

孔悝遂出奔宋

楚太子建之

遇讒也

為費無極所讒讒

自城父奔宋

亂於鄭

在昭二十年○辟華並去聲

鄭人甚善之

鄭人甚與又適

與晉人謀襲鄭

子建與晉謀襲掩鄭國之不備

乃求復焉

於子木

子木即太子建晉人使謀

請行而期焉

子木暴虐於其私邑

太子建暴虐失其私邑之人心

邑人訴之

鄭人省之

鄭人從而省察之

得晉謀焉

得晉所使之間謀焉

殺子木

子建

其子曰勝

在吳

子西欲召

葉公曰

即葉公子高沈諸

吾聞

詐而亂

奸詐而好亂

無乃害乎

無乃召之自貽害乎

勝也

勝之為人

詐而亂

無乃害乎

子西

葉公曰

即葉公子高沈諸

吾聞

詐而亂

無乃害乎

詐而亂

奸詐而好亂

無乃害乎

無乃召之自貽害乎

子西

詐而亂

奸詐而好亂

無乃害乎

無乃召之自貽害乎

子西

李筮為子伯忌舊
恩信有死道矣然
三射而不中與一
射而禮何若有鬼
神臨之在上者亦
公為之言近迂而
偶中於此恐不可
盡信也
魂歸仲由之死入
或以為傷勇然食
不避難義也安得
為禮但在軫而事
理為失耳余嘗論
之曰子路賢於結
繩赴難而失於孔
悝家臣營紹賢於
朝服登輦失於為
晉惠侍中

彭家屋天子止名
之說子路既以為
迂矣惟其以夫子
為迂所以有今日
之死此誠意之所
以必先致知也欬
孫鍾太子建之遇
讒是曰白公傳
同上當云請期而
行乃順却乃顛倒
其字古人文每如
此
附見邑人訴子木
襲鄭之謀于鄭也
孫適自公自好奇
其事乃節公有奇

彭士望使衛藩焉
後世輕生快怨借
交報仇俱此一輩
人

曰即公吾聞以我勝也見信而勇誠信而不為不利勇敢

穆父盟子西不聽
葉公之言納自公
勝既許伐鄭又與
鄭盟是猶引豺虎
入屠牢示之肉而
而復奪之雖欲不
被其噬不可得矣
禍之來也且自取
我

也脩行義事吾聞勝也並見好復言言之所許必欲率義之謂勇復行之不顧道

復言復言必非信也非信之期死自期非勇也非

復言復言必非信也非信之期死自期非勇也非

處吳竟使勝居吳為自公自楚也楚邑請伐鄭自公

處吳竟使勝居吳為自公自楚也楚邑請伐鄭自公

許為未起師楚師晉人伐鄭晉以兵楚救之楚以兵

許為未起師楚師晉人伐鄭晉以兵楚救之楚以兵

與之盟楚與鄭勝怒自公見楚與曰鄭人在此此子

與之盟楚與鄭勝怒自公見楚與曰鄭人在此此子

鄭離不遠矣言我欲復離不遠在勝自厲劍自公自

鄭離不遠矣言我欲復離不遠在勝自厲劍自公自

自厲也王孫謂勝何曰勝以直聞言我以直不告

自厲也王孫謂勝何曰勝以直聞言我以直不告

女若有問而不告庸為直乎用得為將以殺爾父我

女若有問而不告庸為直乎用得為將以殺爾父我

如鳥之卵○余翼而長之我如鳥覆翼而長楚國第

如鳥之卵○余翼而長之我如鳥覆翼而長楚國第

且楚國用我死我若令尹司馬非勝而誰

且楚國用我死我若令尹司馬非勝而誰

增補合法自公以非勝其勝聞之勝聞曰令尹之狂也令尹謂子西得

增補合法自公以非勝其勝聞之勝聞曰令尹之狂也令尹謂子西得

我之官故謂其為
狂而言令尹若得
其死其官豈他人
敢為而非我耶設
令尹得良死我乃
不復為人誓必殺
之也

孫鑣此事亦二奇
當五百奇辭不動
奇料其不洩奇

同上人奇事亦可湊
得濃有此奇論左
配符宜僚過

謝文游能宜僚以
勇俠聞不肯輕為

死言我必殺之乃非我我乃不子西不悛子西不知

勝謂石乞石乞勝曰王與二卿士言惠王與子西皆

五百人當之皆用五百人則可矣則可以乞曰不

可得也言五百人曰自公市南有熊宜僚者有熊宜

也居於市之南若得之若得熊宜可以當五百人矣可以當

之乃從自公而見之石乞乃從自公與之言宜僚與

說相喜悅○告之故自公以欲辭宜僚辭承之以劍不肯從

自公拔劍不勳宜僚不勳勝曰公即自不為利諍不為利

諛利去不為威惕不為威勢不洩人言不洩人言吳人伐慎吳人伐

以求媚者以求媚愛去之去之而去吳人伐慎楚之慎

白公敗之敗吳請以戰備獻自公請以與吳戰之

而獻之欲許之楚人從遂作亂自公遂秋七月殺子

西子期于朝自公殺令尹而劫惠王劫惠王子西以

袂掩面而死葉公子期曰昔者吾以九事君言我昔

服事楚君不可以弗終不可不終扶豫章以殺人而後死

豫章大木也袂之以殺人而石乞曰焚庫焚庫無聚無聚

弒王弒惠王以不然苛不不濟不能自公曰不不

焚庫若焚無聚無聚

將何以守矣將何以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奄有楚

民以敬事神敬事可以得祥可得祥且有聚矣且有

而諱曰吾姑有待

人用其識皮高專

蓋草一等然石乞

胸中乃有宜僚自

公又能信其不洩

三傳平本卷六十八

焉斯言啟之
謝文在方城之外
皆曰此公在方城
外便見楚之弄才

何患何所患弗從自公葉公在蔡蔡遷州來楚并其地葉公居焉方城之外皆曰方城外皆勸葉公可以入矣可以入楚子高曰

吾聞之以我以險徼幸者險猶惡也行險惡以圖僥倖○徼音其求無饜所求無饜則人不安○饜去聲偏重必離則離敗欲須

聞其殺齊管脩也而後入管脩楚賢大夫故齊管仲之後聞其自公欲以子間為王子間平王子啓五辭子

遂劫以兵遂以兵子間曰王孫若安靖王孫若安靖而後庇

啓之願也啓子間各此敢不聽從敢不聽從不顧楚

國不顧念楚有死不能有死而已遂殺之遂殺而以

王如高府高府楚別府自公石乞尹門為高府圍公

陽穴宮負王圍公陽楚大夫穴高以如昭夫人之宮

如望慈父母焉望慈父母焉盜

若之何不胄如何不戴乃胄而進葉公從其言又遇

一人又遇曰君胡胄謂葉公如何國人望君見如

馬休之等遂中道
背去此皆要識得
時務遂不拘常格
常理乃可濟事
經世鈔遂殺之可
哀何不權立而圖
之以復王
陳廣野胡不胄與
胡胄其言異愛葉
公之心一也然胄
則無所別於齊
民不胄者良是葉
公之能得民心如
此
穆文熙胡不胄胡
胄二段想見當時
愛暴葉公之情無
性不宜而知自公
之難不足乎矣

同上葉公問除惡
尊不勞餘力又以
三事任二氏之亡
而退老於葉高風
令節千載可仰不
知當時何以輕於
聖門而仲由不以
孔子對也
經世鈔乃免胄而
進此段讀之可歌
可泣謝文游曰前
一人愛之已極後
一人愛而有深識
葉公身分便從二
人曰中表出盛德
之人聲望素重到
國變時便受如此
效驗此大臣平日
不可不立望也
孫鑣乃胄乃免胄

此論比前更深至
更婉曲有態真神
品然非得前論相
映發亦何以見其
神絕
徐九二子高於白
公之末亂也知其
不可近及其既亂
也奉兵而入罪人
斯得而楚國以定
可以言知矣使葉
公因惠王之復而
身為令尹以行楚
國之政楚豈有間
言哉追念子西子
期之功以其子為
令尹司馬而身老
於葉有存國之勞
而不享存國之利
於是可言仁矣

君面若見葉公之面是得艾也是得艾安艾音入民知不死民知脫於死亡

其亦夫有奮心其亦皆有奮發討賊之心而又掩面而又戴胄以自掩蔽其面以絕民

望以絕國人之望不亦甚乎不亦已甚矣乎乃免胄而進葉公從其言乃免胄

而進傳言葉公得民心遇箴尹固箴尹楚官固箴尹名帥其屬帥其屬私屬將與

白公欲與白公合黨子高曰葉公謂之曰微二子者若無子西子期二子者

楚不國矣楚不復有國矣蓋定四年相舉之敗二子有功最多棄德從賊棄二子存

乃從楚之德從自公禍楚之賊其可保乎其可保終如始乎乃從葉公箴尹固感其言

使與國人以攻白公使箴尹固與國人以共攻白公公奔山而縊白公奔往山中自經而死其徒微之微匿也白公之黨共匿其尸

生拘石乞石乞白公之黨生拘囚之而問白公之死焉問白公死何所尸何

對曰石乞余知其死所言我知白公所死之處而長者使余

勿言長者謂白公使我勿言曰謂石乞不言將烹不言白公之死將烹

石乞曰此事白公篡國之事克則為卿若事成則我當以功為卿不克則

烹若事不成則當以罪受烹固其所也此乃理之所當然也何害何害我乃烹

石乞遂烹之遂烹之王孫燕奔額黃氏燕自公勝弟額黃氏吳地

練二反兼領令尹司馬二事沈諸梁兼二事沈諸梁即葉公子高國寧楚

乃使寧為令尹寧子西之子使寬為司馬寬子期之子而

老於葉沈諸梁致仕事終老於葉傳終言之衛侯占夢以能占夢見爨

求酒於大叔僖子僖子大不得大叔遺不與酒與卜人比

爨爨音老固其所也此乃理之所當然也何害何害我乃烹
石乞石乞遂烹之遂烹之王孫燕奔額黃氏燕自公勝弟額黃氏吳地
練二反兼領令尹司馬二事沈諸梁兼二事沈諸梁即葉公子高國寧楚
乃使寧為令尹寧子西之子使寬為司馬寬子期之子而
老於葉沈諸梁致仕事終老於葉傳終言之衛侯占夢以能占夢見爨
求酒於大叔僖子僖子大不得大叔遺不與酒與卜人比

左傳卷六十八

二十一

然終不能用孔子使聖人之效不見於當世豈非仁雖能而末暇由禮歟

謝文海使余勿言稱曰公為長者寧死不計其所想見

當日結士之槩同上老於葉兼一事見葉公之才終讓二子見葉公之德風采如此真可畏可愛以此人而問孔子似可深語不知子路何故拒之

穆文熙夢十出人最為易入自非至

明鮮有能察之者孫鑣語哉是口允而心不允

而告公嬖人與下人比合而曰君有大臣君謂莊公

在西南隅大叔遺所居弗去若不除去懼害恐為

乃逐大叔遺衛侯信其言遺奔晉信子○衛侯謂渾

良夫衛莊公告大曰吾繼先君我繼承先而不得其

器國之寶器若之何何策以良夫代執火者而言良

將獻密謀疾曰疾與亡君疾皆君之子也

先屏左右疾曰疾與亡君疾皆君之子也

若不林輒若不林器可得也所將寶器豎告太子小

聞其言以疾太子使五人輿豎從已太子疾使五人輿

盟疾劫公而強盟之盟求必立已且請殺良夫怨良夫

太子請疾公曰其盟免三死言良夫有盟曰疾曰請三

之後請三死有罪殺之若遇有罪公曰諾哉然其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六十八

左傳評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六十九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與田元繼志季父輯著

傳十七年

旨祖識良夫雖無

令名而君臣上下

之間目之已如也

刺在背矣當藉圃

之請即不能辭姑

遠竄他國可也延

其勇騎佩服飲食

之際並驕奢罔憚

無入臣之禮寧非

自速其死哉

穆文臨莊公之殺

良夫待其三罪則

亦太晚能無見咄

魯哀公五

梅谿 林堯叟唐翁

傳十七年

癸亥

春衛侯為虎幄於藉圃

衛莊公於藉圃之圃新造

幄幕皆以虎獸為飾

成

初成

求令名者

欲求衛國之有美名者

而與之始

食焉

始食以享其成

太子請使良夫

以良夫應為令名

良夫乘衰餉

兩牡

衷餉二駟卿車兩牡馬也

紫衣狐裘

紫衣君服

至

至虎幄

食而熱故偏袒不敬也

不釋劍而食

帶劍而食亦不敬

太子使牽以退

數之以三罪

數良夫紫衣袒裘帶劍為三罪

而殺之

殺之

○三月

越子伐吳

向踐伐吳

吳子禦之笠澤

夫差即笠澤之地以

左傳評林卷六十九

頁日己錄可賣

於公子朝乎

孫鑊兵法可玩亦相

有簡法

又日作十段讀

禦夾水而陳夾，澁澤之水而陳師。越子為左右句卒句，卒也。

鼓譟而進鳴鼓，羣譟。吳師分以御之吳分師以禦左。或左或右或從左，或從右。

越子以二軍潛涉句踐親帥二軍，潛涉，笠澤之水。當吳中軍而鼓

之蓋左右，句卒為聲，勢以分吳軍。吳師大亂吳不能支，遂大

亂遂敗之敗吳師。晉趙鞅使告于衛趙簡子使人曰

君之在晉也昔莊公之奔在晉。志父為主志父，趙鞅名。言我實主莊公。

請君若太子來請莊公來朝，或使太子來朝。以免志父以免我於罪。

不然若其不來。寡君其曰晉君其將曰。志父之為也謂已教使衛侯不來。

衛侯辭以難衛莊公以禍難為辭。○難去聲。太子又使栾之太子疾又使栾

同上稼字新然覺
太生

淮之稼中角及古莊公欲速得其與詠通韻書詠許也責也

○夏六月趙鞅圍衛怒衛不來，故圍其國。齊國

觀陳瓘救衛國觀國書之子陳瓘陳恒，兄。得晉人之致師

者晉使人致齊師，囚而得之。子玉使服而見之子玉即陳瓘，使致師者釋囚服，服其

本服言實執齊柄。而命瓘言已與相見。曰國子實執齊柄

命帥之。曰無辟晉師無見晉師而避。豈敢廢命欲必敵晉子

又何辱言子不須來，致師自當往戰。簡子曰趙鞅。我卜伐衛言我上

也伐衛。未卜與齊戰未卜出師。乃還畏子玉，故還師。○楚白公

之亂年，在前。陳人恃其聚而侵楚陳人恃其積聚而侵於楚國。楚既

寧楚國既安寧。將取陳麥將取陳麥以報其怨。楚子問帥於大師

子穀與葉公諸梁楚惠王問可使伐陳之帥於子穀。

左傳卷之六十九

楚白公

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二人皆是楚大夫皆相令尹司馬以

伐陳言此二人皆嘗輔相子西子期伐陳相去聲其可使也今可復使於陳國

子高曰即葉公率賤帥賤言非卿民慢之民得而慢易之

懼不用命焉懼以命令不行致敗子穀曰觀丁父楚武王時人都俘

也伐郟而獲之武王以為軍率楚武王以為三軍帥是以克州

蓼二小國服隨唐亦二小國大啓群蠻大開羣蠻地以長楚國彭仲爽

楚文王時人申俘也克申而獲之也文王以為令尹楚文王以為令尹實

縣申息滅申息以為縣朝陳蔡服陳蔡而使朝封畛於汝開封畛於汝

畛之忍唯其任也唯論其才能當其任何賤之有豈以其官貴賤為拘

高曰天命不諂諂疑也本又作滔令尹有憾於陳十五年子

使貞子弔吳故天若亡之天意若欲亡陳其必令尹之子是

與其必與子西之子以為功君盍舍焉君謂惠王何不令尹之子

懼右領與左史二人者有二俘之賤二俘謂觀丁父彭仲爽如其官

之而無其令德也無觀丁父彭仲爽之令德王卜之惠王以龜卜武

城尹吉武城尹子西子使帥師取陳麥使公孫朝取陳麥陳

人御之陳御楚師敗陳師遂圍陳遂乘勝圍陳國秋七月己

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終鄭禪龜言及鶉火陳卒亡王與葉公枚

卜子良以為令尹枚卜不斥言所卜以令龜子良惠王弟也沈尹朱曰吉

龜兆告吉過於其志但過於其志之所望葉公曰王子而相國言子良既

為王子又相楚國相去聲過將何求為過相將也他曰及他改卜子

國相去聲過將何求為過相將也他曰及他改卜子

過將何求為過相將也他曰及他改卜子

過將何求為過相將也他曰及他改卜子

過將何求為過相將也他曰及他改卜子

左傳卷六十九

言慢也亦未必是此事

王元美所云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至是而驗

孫鑿碎敘儘有生
色而色態尚未濃

國之子國子西而使為令尹使寧為○衛侯夢于北宮

被髮北面而諫夢中見登觀之人曰其辭登此昆吾

之虛謂衛縣縣生之瓜縣縣瓜初生也良夫言已有

謂使謂使衛謂使余為渾良夫夫我渾良夫也叫天無辜本盟當免三

時之事為三罪而公親筮之莊公得夢親胥彌救占

之胥彌救衛大曰不害言所夢不與之邑衛侯喜以

救寘之置其邑而逃奔宋言衛侯無道卜人不敢衛

侯貞卜衛莊公正卜其繇曰卜之繇辭曰如魚窺尾

尾赤色魚勞則衡流而方羊裔焉衡橫也裔水邊

王元美良天之為
厲事或有之然春
秋中死而寃者未
有不夢即申生之
孝亦然何其響應
若是哉左來史氏
多誣而左氏則尤
其
方羊與衍同
逆也

卒困于水邊言衛侯將若此大國滅之將為大將

將至將至闔門塞竇闔閉其門乃自後踰乃自後踰越而

冬十月晉復伐衛春伐未得志入其郛入其郛將入城

將入將入簡子曰止趙簡子自止其叔向有言叔向有言曰

怙亂滅國者無後不欲乘衛人出莊公衛人出莊公而

與晉平與晉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般師衛襄公

以君衛以君衛十一月衛侯自鄆入莊公入般師出

初公登城以望先時衛莊公見戎州戎州問之

以告從者以公曰莊公我我姬姓也諸姬子何

戎之有焉何故有翦之翦壞其公使匠久久不公欲

上絲辭若親見
裝裁
穆文惠莊公翦戎
州豎大髮諸惡異
常而又不事強晉
輕逐世卿何得不
滅也乎

逐石圃石圃衛卿莊公欲逐之未及而難作先及於難難去聲辛

已石圃因匠氏攻公石圃與匠氏作亂攻莊公公闔門而請莊公閉門

弗許石圃不許踰于北方自北方踰越而走終如卜言乃自後踰而隊莊公隊地

折股傷折其股戎州人攻之攻莊公太子疾公子青

踰從公青疾弟也從公而走戎州人殺之殺太子疾公子青公入于戎

州已氏已氏戎人姓莊公入其家初公自城上先時莊公自城

見已氏之妻髮美嘗見已氏之妻頭髮甚美使髡之使人髡之

以為呂姜鬣呂姜莊公夫人鬣髮也既入焉莊公既入已氏而示

之璧以璧示已氏曰活我使已氏存命吾與女璧我以璧與汝

已氏曰殺女言我若殺汝璧其焉往璧玉猶在汝家

遂殺之殺莊公而取其璧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

立之衛人召公孫般師而立之為君十二月齊人伐衛齊以師討衛衛人

請平請平于齊立公子起齊立衛靈公起以君衛執般師以歸般師乃歸

舍諸路舍般師于路公會齊侯盟于蒙齊侯館公

孟武伯相相禮齊侯誓首齊平公相去聲武伯曰非天

公拜哀公拜以答齊人怒怒公不答武伯曰非天

寡君無所誓首魯君不敢事以稽首之禮武

伯問於高柴孟武伯問於子羔曰諸侯盟言諸侯為盟誰執牛耳

季羔曰即高柴答鄫行之役在七年吳公子姑曹姑曹

發陽之役即會鄫在十二年衛石魋魋石曼姑之子實執牛耳武伯

禮也武伯能執禮也齊似不在子產之下

曰然則彘也

彘孟武伯名鄆行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據時執者無常故武伯自以為可

○宋皇瑗之子麋

瑗宋右師○麋音君

有友曰田丙

田丙麋之友也

而奪其兄鄆般邑以與之

奪鄆般邑以與

鄆般愠而行

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

子儀克往宋說

曰麋

不與雖亂故在

將納桓氏

言皇麋將納桓氏之族

公問於子仲

子仲即

將以杞妣之子非我為子

杞妣子仲妻也先時子仲欲立妻所生子為嫡子

必立伯也

言伯乃

麋曰

皇麋止

是良材

良材也

弗從

卒立非

故對

對景公

不識麋也

麋則不

公執之

執皇瑗奔

皇野怒麋

不順已

不識麋也

皇瑗奔

晉執其子故瑗

召之

公聞其情

徐聞

傳十八年甲子春宋殺皇瑗

瑗還而

公聞其情

徐聞

復皇氏之族

復皇氏之族黨

使皇緩為右師

皇瑗從子

○巴人伐楚

巴近楚小國

圍鄆

鄆楚邑○鄆音憂下同

司馬子國之下也

子國未為令尹

觀瞻曰

瞻楚開十大夫觀然

後如志

言得志

故命之

命子國為

將下帥

將下元帥

王曰

楚惠

何上焉

又何再

使帥師而行

師而行

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

相舉之役寢尹吳由于以背

吳由于

共遠固

三月楚公孫寧

子

吳由于

共遠固

于鄭敗巴人圍故封子國於柝以折邑君子曰惠王

知志言楚惠王夏書曰舉虞書官占唯能蔽志宮占

之官蔽斷也昆命于元龜昆命見後也後命其是之謂乎

其楚惠王志曰志志書聖人不煩下筮聖人不疑惠王

其有焉楚惠王其夏衛石圃逐其君起前年齊立

起奔齊齊所衛侯輒自齊復歸出公復逐石圃以圃

君故而復石圃與大叔遺一子皆蒯

傳十九年乙丑春越人侵楚越人以以誤吳也誤吳

不及越師行乃還楚師秋楚沈諸梁伐東夷越報

彭家屋越卧薪嘗膽吳極欲窮奢越

推賢任能吳戮忠備從後越視民如子

吳視民如仇越養鏡待時吳黷武自

困吳之以徵決矣然吳捷句踐于會

誓而吳許越成越搜夫羞于姑胥越

不許吳成卒絕入宗祀覆入社稷句

踐忍甚矣宜其共事之臣不保其終

也夫崩子元王赤立衆說

傳二十年丙寅春齊人來徵會齊人來夏會于廩

丘會齊于為鄭故為十五年晉伐謀伐晉謀報鄭人

辭諸侯不敢秋師還諸侯乃還終叔向言晉公室里

驟諫吳子驟數也數進曰不改不改必亡必至弗聽滅亡

齊人來徵會齊人來夏會于廩

丘會齊于為鄭故為十五年晉伐謀伐晉謀報鄭人

辭諸侯不敢秋師還諸侯乃還終叔向言晉公室里

驟諫吳子驟數也數進曰不改不改必亡必至弗聽滅亡

齊人來徵會齊人來夏會于廩

傳二十年

王元美按吳越春秋慶忌為要離所殺益智小而圖大固宜其取禍也穆文熙事不量力禍且隨之慶忌可鑒其不忠者必大宰謫也魏廬少年之士有至性而無作畧到死可傷然吳王之塚湮沒無存而慶忌之墓巍然至今時於西湖之上其亦忠而橫殺之報耶人呼為慶忌塔

左傳評林卷六十九

二十七

吳子出居于艾艾吳邑慶忌出居於此○艾五蓋反遂適楚楚國聞越

將伐吳慶忌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慶忌請歸吳以平越難遂歸歸吳

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慶忌欲除去不忠於吳者以說於越○說音悅如字

吳人殺之吳殺慶忌傳言其不量力十一月越圍吳越圍吳國趙孟

降於喪食趙孟即襄子無恤也時有父喪飲食又降於居喪楚隆曰

三年之喪父母之喪三年親暱之極也此親愛之極者也主又降之

無乃有故乎登其有他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

先主與吳王有質先主謂簡子與吳王有盟誓之質信○質如字曰好

惡同之謂吳晉二國當同其好惡今越圍吳今越舉兵圍吳嗣子不廢舊

業而敵之嗣子襄子自謂不敢廢先王舊業欲敵越救吳非晉之所能及也

湯雖蓋趙孟蓋急黃池之小信而不知吳之將凶乃天之所廢也何用際食為

吳晉相距甚遠非吾是以為降我是以為降於喪食楚隆曰若

使吳王知之若使吳王知襄子憂恤之意若何何不可趙孟曰可乎

于越軍楚隆先至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言吳人于犯離

聞君親討焉聞越君親舉兵討治其罪諸夏之人

莫不欣喜莫不喜悅越之所為唯恐君志之不從惟恐越君

請入視之請入吳而視其動息諶之越人諶之告于吳王

曰寡君之老無恤大夫稱老無恤襄子名也使陪臣隆

敢展謝其不共敢展陳稱謝其不共之罪○共音恭黃

池之役在十三年君之先臣志父即趙簡子父上得承齊盟得承

左傳評林卷六十九

二十七

奉吳王齊一之盟曰好惡同之言吳晉二國同其好惡今君在難今吳王有

越人之難難去聲無恤不敢憚勞襄子自言不敢畏憚其勤勞非晉國之

所能及也非晉國之力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使我陪臣陳布此意

王拜稽首吳王下拜曰寡人不佞自言不才不能事越不能

越君服事以為大夫憂以為趙襄子之憂拜命之辱拜謝襄子寵命之辱與

之一簞珠簞小箭也使問趙孟問趙孟使楚隆以珠

遺趙襄子遺趙襄子曰句踐將生憂寡人言句踐將使我寡人死不

得矣我雖欲為之死不可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吳王自喻所開不急猶溺人不知所

為而反笑為而反笑吾將有問也我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為君子史黯即晉

大史蔡墨也昭三十二年史黯云不及四十年越必有吳吳王感其言故問其人對曰楚隆

黯也黯之為人進不見惡則行退無謗言則止王曰宜哉

也宜其為履軒曰進退只是公私上下之間已進思盡忠退思

傳二十一年丁卯夏五月越人始來越既勝吳欲併中國始遣使適

齊齊人責齊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顧齊地

首責十七年齊侯為公替首不見答因歌之因歌曰魯人之皐皐緩也

數年不覺數年不知答齊替首使我高蹈高蹈

唯其儒書言魯據周禮不肯答齊替首以為二國

憂二國齊邾也是行也顧之公先至于陽穀魯公先期

齊問丘息曰息問丘君辱舉玉趾言魯君辱親舉

以在寡君之軍先至齊地故言群臣將傳遽以告

汪道昆生憂謂不待其死而生念憂也史黯則有四十

年吳區之言故吳王或其公言而問其人也

也史黯則有四十

年吳區之言故吳

王或其公言而問其

人也

人也

人也

人也

人也

人也

人也

寡君

齊之羣臣將傳車急遽以告齊君○傳音轉

比其復也

比其往復之久○比音庇

君無乃勤

魯君無乃勤勞

為僕人之未次

魯君僕從之人未有次舍

請

除館於舟道

舟道齊地請為魯君除治館舍於此

辭

魯公辭不受

人不敢勤勞齊之僕人為魯除館

傳二十二年戊辰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

邾隱公八年為

曰吳為無道

言吳以無道行於諸侯

執父立子

公父

也立子

越人歸之

越人歸邾公於邾

太子革奔越

邾太子革出奔越

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

越自二十年圍吳至是滅之

請使吳王

居甬東

甬東越地會稽句章縣東海中

辭曰孤

老矣

言孤已年老

焉能事君

安能小心以事君○焉音烟

乃縊

夫差自縊而死

遂自殺

越人以歸

以其尸歸終史墨子胥之言也

傳二十三年己巳春宋景曹卒

景曹宋元公夫人小邾女曹氏也季桓子

之外季康子使冉有弔

冉有季氏家臣使弔夫人之喪

且送葬

之曰敝邑有社稷之事

言魯國有社稷祭祀之事

使肥與有職競

焉

肥季康各競遠也言季康子有職助祭故勿遠○與預

是以不得助執紼

者必執紼言不得親助

使求從輿人

求冉有各使求從衆人之後

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

彌遠也康子父之舅氏故稱彌甥

有不腆

先人之產馬

有不腆厚先人所產之馬

使求薦諸夫人之宰

薦進也

諸夫人之宰

其可以稱旌繁乎

稱與也繁馬飾繁也稱與也繁馬飾繁也稱與也繁馬飾繁也

用傳終樂祁之言政

在季氏○繁音馨○夏六月晉荀瑶伐齊

知伯襄子也高無平帥師御之御晉師知伯視齊師知伯即荀瑶

知音馬駭而逸遂驅之知伯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言齊師識

之軍壘將戰其謂余畏而反也恐其謂我畏敵而卻退也及壘而還齊

伯曰君告于天子言晉君請命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命于天子

以國之守龜卜吉凶吉矣兆已吉吾又何卜焉我又何為再卜

且齊人取我英丘齊嘗取晉英丘之地君命瑤晉君命我出師非敢耀

武也非敢震耀治英丘也治齊取我英丘也以辭伐罪秦英

辭伐齊足矣如是何必卜何以卜為壬辰戰于犁丘齊晉戰于犁丘

齊師敗績敗齊師知伯親禽顏庚顏庚即齊大夫顏涿聚

秋八月叔青如越魯使叔青聘于越始使越也始奉使于越也

越諸鞅來聘越使諸鞅聘于魯報叔青也報叔青之聘也

傳二十四年庚午夏四月晉侯將伐齊晉侯將親伐齊使來

乞師使人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在魯二十六年

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在成寡君欲徼福於周公在魯二十六年

臧石帥師會之石臧賓如之子取廩丘齊軍吏令繕

將進晉之軍令繕治萊章曰夫君卑晉君卑小政暴晉

暴往歲克敵會顏今又勝都取廩天奉多矣天之奉晉亦已

矣又焉能進又安能進師而攻我是衛言也衛過也是過謬不信之言

傳二十四年顧九疇萊章取邑而知足視當世之道其君逞兵無厭者有徑庭矣

定傳評林卷六十九

二十一

穆文熙邦小國數被誅伐亦與春秋相始終焉異哉

附見禮注獻猶言也言使宗人演言立夫人之禮

也○也獲卒去又于例及役將班矣言晉之役已將班還晉師乃還果如彼小章之言

餼臧石牛晉以生牛餼魯臧石大史謝之使晉大史致謝臧石曰以寡君

之在行以晉君在軍行牢禮不度饋牢之禮不由法度敢展謝之敢陳謝之

傳終臧氏有後於魯邾子又無道邾隱公又以無道行於其國越人執之

執邾以歸以歸于越傳而立公子何何大子弟何亦無

道何既立亦無道○公子荊之母嬖荊哀公庶子其母有嬖寵將以為夫

人哀公將立其母以為夫人使宗人鬻夏獻其禮宗人禮官鬻夏名使獻立夫人

禮對曰鬻夏無之無此禮公怒哀公作怒曰女為宗司言汝為宗

人司主○立夫人君昏之禮國之大禮也此國家之大典禮也何故

無之何故以為無此禮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二公娶薛之女孝

惠娶於商二公並娶宋女稱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桓公

以下皆娶齊之女此禮也則有若娶列國之女則有此禮若以妾為夫人

若欲立妾以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則宗人所司固無此禮公卒立之哀公

終立荊母而以為夫人而以荊為太子荊為太子國人始惡之魯

人始惡哀公所為○閏月公如越哀公朝于越得太子適郟

適郟越王太子各與公相得和悅將妻公越太子將以女妻魯哀公而多與

之地多與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公孫有山以其事告季孫季

孫懼季孫恐公因越討已故懼使因大宰嚭而納賄焉嚭故吳臣季孫因之

以納賂乃止而與以地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六十九

公祖譏季孫權臣也宰嚭貪也故太子適郟之情卒不售然使哀公能密其謀斷其事豈至於季孫因託而納賄以止哉吾以是又不為季孫宰嚭罪

穆文熙大宰嚭此時在越猶為季孫納賂則越為無刑矣

形曰必斷而足而汝也言必斷聞之褚師聲子褚師

與司寇亥乘褚師比與司寇亥曰今日幸而後亡死

以得亡八年公之入也在十年奪南氏邑南氏子南之子公

其而奪司寇亥政奪司寇亥政不公使待人納公文懿

子之車于池懿子公文要出公有忿初衛人翦夏丁

氏即夏戊在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彭封彌子即彌子

賜彌子飲公酒彭封彌子與出公納夏戊之女彌子

李筮愈酒於酒淫納於出公嬖寵以為夫人其弟期期

於色窮於工役狎之弟夏大叔疾之從孫甥也姊妹之孫為從孫甥與

於俳優其致拳彌戊之子以為司徒為衛夫人寵衰

之攻蓋非其臣之過也

移文此總見入夏戊之女為期得罪期亦得公使三匠久公使匠久

心皆變出公所以致亦父子如出一輒可恨也

信之既恥辱拳彌故褚師比戰登公孫彌牟即南氏

公文要即公文懿子失司寇亥奪政司徒期得罪因

三匠以役與拳彌優狡以作亂作亂皆執利兵亂者

利無者執斤斤二匠使拳彌入于公宮信近之而自

太子疾之宮太子疾制聾太子也謀以攻公韋謀以

鄆子士請禦之鄆子士大夫彌援其手拳彌援子曰

子則勇矣子謂子士將若君何將如君何不見先君

乎不見先君刺聾之事平亂君何所不逞欲君謂出

左傳卷之七

公三

附見拳彌詐如不
黨於褚師比等數
人者故其言如此

移文此總見入
心皆變出公所以
致亦父子如出一
輒可恨也

孫鐘三將適作波亦有邑態

楊升菴輒不知彌之詐故皆為其所賣然以君而使臣弄之如土偶哀哉經世鈔乃適城鈕奉騰之言皆若可信此間之最圓妙者魏禧載寶以歸按彌意言君載寶自衛

隨將或衛盜請速行自我始陽為防盜先行其實欲離公衆為脫身之計而載寶以歸衛蓋彌數效忠寶必彌車載之舊注未明附見今不逐祝史揮恐終將為輒先導焉若逐之適輒之所在南方城鈕之地遂將往越請師也王元美出南門請越師皆揮未然而事而懿子逆料之如此蓋揮生平不察素為懿子所窺故也

不快且君嘗在外矣且出公亦嘗出奔在外矣豈必不反輒出奔

八年復歸故言豈必不反其國當今不可當今不可與爭衆怒難犯衆怒難犯

犯休而易間也衆怒休息而後乃出乃出將適蒲將適蒲

邑彌曰晉無信言晉人無誠信不可不可將適鄆將適鄆

曰齊晉爭我齊晉二國將爭得我不可不可將適城鈕將適城鈕

適冷冷近魯邑彌曰魯不足與言魯弱國不足與也請適城鈕

城鈕近以鉤越宋南近越越有君越有君乃適

城鈕出公信之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言衛君以寶自隨將致衛盜不

可請速請速自我始已為乃載寶以歸詐為因祝史

公為支離之卒支離陳公出公以卒為因祝史

揮以侵衛揮衛祝史出公衛人病之衛人為其所病懿子知

之公文要知見子之子之即公孫彌也請逐揮請逐揮

文子曰即彌也無罪言揮無罪可逐懿子曰彼好專利而

妄彼謂祝史揮專利不厭而夫見君之入也夫謂揮

將先道焉必先道之若逐之若逐之必出於南門

揮揮必道南而適君所而往君在之所蓋雖知揮夫越

新得諸侯越新霸中將必請師焉將必為出公揮在

朝揮在衛使吏遣諸其室難面逐之揮出信再宿弗

內衛人不內五日出凡乃館諸外里外里公遂

有寵出公遂使如越請師使揮請師六月公至自

越前年行李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二子迎公于魯南鄙五梧之地

郭重僕僕為公見二子見季孟曰郭重惡言多矣二子不臣

之言甚多君請盡之欲使公盡極以觀之公宴於五梧公與二子宴於五梧武

伯為祝祝上惡郭重武伯嘗毀郭重之貌曰何肥也言其何如

此之季孫曰季康請飲堯也請使武伯飲罰爵以魯國

之密邇仇讎以魯國密近仇讎之國臣是以不獲從君臣是以居守不

得從君○從克免於大行既得免於從遠行之役又謂重也肥言重

能無肥乎安得而飲酒不樂言語相猜故飲酒

公與大夫始有惡自此公與三桓始有怨惡為二十七年公孫邾起本

王荆石云子當君側而出惡言視君不啻土苴矣哀公宜惡惡待時而動延為得耳何遽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卒使二子生心而上下之交如矛戟然此不明於居尊馭下之道者也

傳二十六年全申夏五月叔孫舒帥師叔孫舒武叔之子文子也

會越臯如后庸二子越宋樂莢宋司城子潞納衛侯

公輒文子欲納之文子欲納之文子即彌牟懿子曰公文君懷而

虐言衛君懷少待之若少必毒於民欲貽毒於吾民乃睦於

子矣民畏君虐乃親睦於子矣師侵外州越納輒之師大獲大有俘獲

出禦之衛出大敗衛師掘褚師定子之墓定子褚師比之父也

掘其父墓暴虐之甚焚之于平莊之上平莊陵名焚其尸也此尤慘酷文子使

王孫齊私於臯如王孫齊衛大夫王孫賈之子曰

子將大滅衛乎子謂臯如將抑納君而已乎抑納衛君而

止臯如曰寡君之命無他言越王出師之命亦本無他納衛君而

知不終矣鍾伯敬謂語然簡至非三代人不能

傳二十六年

已欲納衛君文子致衆而問焉彌牟致衛之衆而問之曰君以

蠻夷伐國言出公以國幾亡矣國幾亡矣衛國幾近危亡之禍請

納之請納衆曰勿納衆怨出公暴虐故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

文子自言若我出請自北門出請自衛北門以出奔衆曰勿出

衆方親睦於文重賂越人以重賂越人申開守陲而納公

申重必開重門而嚴設守公不敢入故不敢入師還

越師立悼公悼公蒯聵庶弟南氏相之南氏即公孫彌牟為

之以城鉅與越人以城鉅之地賂越人公曰公期則為此君之

事司徒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而不得加戮故勅

期為之司徒期聘於越司徒期聘於越為悼公公攻而奪之幣

困苦期嫉司徒期聘於越為悼公公攻而奪之幣

汪道昆輒辱夫人殺太子命魯憤亂所以終至於死

諸門三重一時盡開之故曰申開也

出公攻司徒期告王司徒期告王命取之王命取之越主命

奪其所聘之幣期告王王命取之越主命

期以衆取之司徒期以衆取之公怒出公殺期之甥之

為太子者忿期而及其姊為夫遂卒于越終言之也

死干夷傳○宋景公無子無親生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周

公孫子高也得昭公也啓得弟畜於公宮畜於公宮於公宮

未有立焉二子未有所立於是皇緩為右師為宋右師皇非我

為大司馬為宋大司馬皇懷為司徒皇懷非我從昆弟

靈不緩為左師不緩乃靈圍龜之樂棧為司城樂棧

子為宋司樂朱鉅為大司寇朱鉅樂輓之子為六卿

右師大司馬司徒三族樂靈皇降聽政降心和同以

按終言之十二年公孫彌牟之言也魏禧按宋仁崇高宗之謀本此王元美取二子於官而生前不能早立死未及老而諸臣之有齊有以也孫鑣氣平亦諱審略未勁

魏蘆六卿而不能自達乃須因大尹以達壅蔽之奸宜矣

彭士望稱君命此中常侍矯詔之始

魏禧游於空澤凡人主游幸而不與大臣同必有小人之禍

王元美大尹此言雖擅然於死以大故嗣君未定此非不足集事情為司城代宣言而卒以無成耳

因大尹以達

大尹近官有寵者六卿因之以自通達於君

大尹常不告

常不告

而以其欲

而以其心

稱君命以令

自稱君命

國人惡之

宋國之人皆惡大尹○惡去聲

司城欲去大尹

樂莒欲逐大尹去之

左師曰

靈不

縱之

縱其所為

使盈其罪

使大尹盈其罪惡重而無

基勢重而無德以為之基

能無敝乎

必自

冬十月公游于空澤

空澤宋邑景公游觀其地

辛巳卒于連中

連中館各景公死焉

大尹與空澤

之士千甲

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

奉景公之尸自空桐取道

沃宮

使召六子

使人召六子

曰聞下有師

言下國將

君請六子畫

宋君請六卿共畫計策

六子至

六卿既至以甲劫

之以空澤之甲劫六卿

曰君有疾病

言宋君有疾病

請二三子盟

乃盟于少寢之庭

乃盟六卿于少寢之庭○少去聲

曰無為

公室不利

無害宋之公室

大尹立柩

大尹乃立得之弟柩

奉喪殯于大

宮奉景公之喪殯于大廟○大音泰

三日

既殯三日

而後國人知之

司城莒使宣言于國

樂莒使人宣言于宋國

曰大尹惑盪

其君言大尹平時惑亂盪壞其君

而專其利

其利而專擅

今君無疾而

死今景公未嘗有病而死

又匿之

既死又隱匿不發其喪

是無他矣

大尹之罪也

言大尹所弑

得夢啓北首而寢於盧門之

外得即昭公景公所畜公孫周之子也夢其弟啓北首死象也宋東門曰盧門寢在宋東門之外失國象也○味音畫

已為鳥而集於其上

得又自夢身化為鳥而集於啓之上

於南門

味鳥喙也加於宋南城門○味音畫

尾加於桐門

尾鳥尾也尾加於宋北門

北門曰曰得自余夢美言我夢甚美必立將必得立太尹謀太尹

乃自曰我不在盟言少寢盟但以君命無乃逐我六卿

逐我復盟之乎復與六卿為盟而後不復浮去使祝為載書大尹

大祝為六子在唐孟地名將盟之大尹將復盟之祝襄以載書

告皇非我襄祝名也以大尹所為載書告大司馬皇非我因子路子路即樂

門尹得即樂左師謀與靈不緩共謀曰民與我言宋國之民與我親

逐之乎何不逐皆歸授甲六卿皆歸授甲其衆使狗于國乃使

人徇告曰大尹惑蠱其君言大尹平時惑亂蠱壞其君之心志以陵虐

公室以欺陵暴虐與我者衆若與我共攻大尹救君者也是救其君

難也衆曰與之衆與大尹徇大尹亦使人徇告於國中曰戴氏皇

氏戴氏即樂氏將不利公室將為宋公室之害與我者衆若與我共攻戴氏

無憂不富勿以富貴為憂言當富貴之衆曰無別惡其號令與君無別

戴氏皇氏欲伐公公謂啓六卿欲先伐公樂得曰不可言不可伐

彼以陵公有罪彼謂大尹固以陵公有罪我伐公我若伐公則甚焉

其罪又甚於大尹使國人施于大尹乃使國人施罪于大尹大尹奉啓

以奔楚大尹乃奉所立之啓以出奔楚乃立得乃立得是司城為上

卿司城樂莒為宋上卿盟曰共為三族共政皇靈樂三族共執宋國之政無

相害也無得相疾害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出

輒自所居城鉏之地且問吾其入乎言我其得入國乎

子贛誓首受弓子貢稽首盡禮受所遺弓對曰子貢臣不識也臣

左傳詩林卷七十

二十六

魏禮與我者無憂

不富此辭便不順

孫鑣此無別似謂

各執一見難令別

孰當從耳杜註惡

其號令與君無別

同上徵衛事易

見事頭語

不識其私於使者私語於衛使曰昔成公孫於陳二傳

適陳○孫音遜下同甯武子孫莊子為宛濮之盟

宛濮盟在僖二十八年而君入復歸于國獻公孫於齊襄

十四年○孫如字而君入故衛成公而君入衛

子鮮子展為夷儀之盟夷儀盟在襄而君入故

獻公復今出再在孫矣十五年孫魯內不聞獻

之親內而兄弟則不聞外不聞成之卿外而諸臣則

盡忠有獻公推輓之義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賜子貢名言我不聞有成公

云周無競惟人言國無強競四方其順之苟得賢人

順從之○按詩太雅抑詩周頌烈文若得其人若得賢人

四方以為主則可以主而國於何有又何難於

傳二十七年癸酉春越子使后庸來聘后庸越大夫

且言邾田邾田魯還封于駘上封竟至于駘上二月盟于

平陽西平三子皆從季康子叔孫文子孟武伯皆從

康子病之季康子恥從言及子贛思子曰若在此言

魯國貢若在吾不及此夫言我不及與越盟蓋子貢十二

武伯曰然是康子何不召又問何不召曰季康固將

召之固將欲召文子曰叔他日請念言季孫不能用

禮禮不備也言○晉荀瑶帥師伐鄭公弔焉哀公親降

丘三宿以鄭駟弘請救於齊弘駟微子齊師將與齊

上為次○晉荀瑶帥師伐鄭公弔焉哀公親降

左傳卷之七

二十七

十二年秦早之會
吳子使大宰嚭請
于盟子貢辭而
之也子貢曰
此言也諸侯之
未有二子皆從
今三子皆從
是言也此言及
此言也此言及

陳明卿八子遂殺
惡及視其卒而釋
也春秋猶以為非
寵遇大臣之禮李
康子惡不及遂而
用之降禮不亦薄

乎公蓋知有私憾
而不恤國體也

左傳詩林卷七十一

起師乎公蓋知有私憾而不恤國體也陳成子屬孤子屬會死事者之三日朝使朝三日朝

音潮朝設乘車兩馬乘車兩馬大夫服繫五邑焉又

之以召顏涿聚之子晉謂之曰隰之役

在即在二十三年而父死焉而汝也二十三年以國之多

難以齊國禍難殷未女恤也未能拯恤於汝今君命

女命汝晉以是邑也受此五邑之賞服車而朝服此命車母

廢前勞無廢棄前人之勞績乃救鄭乃起師及留舒齊地違穀七

里也穀人不知言其整也及濮水名兩不涉兩不涉子

思曰鄭國大國在敝邑之宇下以齊為大國近是以

告急救于齊今師不行今齊師阻雨恐無及也恐無

制表也亦可謂作雨衣也

及於車成子衣製杖戈製雨衣也陳成子衣雨衣杖戈立於阪上立於

阪音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助軍人

知伯聞之即知乃還乃退師曰知伯我上伐鄭我

大夫陳子謂陳陳之自出謂陳氏實陳之不祀陳之

寡君使瑤察陳衷焉察陳之善以計鄭罪謂大夫其

恤陳乎大夫謂成子其恤陳若利本之傾若成子利

者皆不在言人之多侵侮他人知伯其能久乎知伯

瑤何有焉謂陳成子成子怒陳成子聞曰多陵人

者皆不在言人之多侵侮他人知伯其能久乎知伯

如_此其能_久中行文子告成子中行文子即荀寅時奔在齊故告陳成子

曰有自晉師告寅者言有人自晉師來告於我將為輕車千乘將

輕車七萬五千輕去聲以厭齊師之門以壓齊師之門迫與齊戰○厭於甲於輯

則可盡也則齊師可盡克也成子曰答荀寅寡君命恒言齊

命我曰其辭無及寡寡弱者無無畏眾眾強者無雖

過千乘雖過輕車千乘敢辟之乎不敢畏而避將以子之命

告寡君成子疑荀寅有為晉之文子曰荀寅吾乃今知

所以亡自恨已無知君子之謀也凡君子之謀事也始衷終

皆舉之謀一事則既思其始又思其而後入焉然後入焉

行所謂今我今我之三不知始衷終三者皆不能知而入之

息男

穆文熙荀寅之言犯妬婦之意故成子疑之然其自悔之言則文庶幾知過之君子也吾乃今知所以止一語有味哉其可玩矣

求入而不亦難乎悔其言不可復○公患三桓之侈也哀公

孟季三家後欲以諸侯去之欲求諸侯之師逐三桓

亦患公之妾也三家亦患哀公多妾不信故君臣多間君臣猜疑

○問公游于陵陔哀公游于陵陔之地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

孟武伯曰孟武伯請有問於子言請問於孟孫余及死乎問已可

不對孟武伯終公欲以越伐魯哀公欲用而去三桓

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有陘氏即公孫有出

氏因孫于邾因遜讓而出奔邾○孫音遜乃遂如越自邾遂國人

施公孫有山氏有山氏即公孫有陘氏施罪於有山氏以公自其家出故也終子貢之言

係鑿今諺語三不知或本此

穆文熙哀公此問其妾心乎然使君至此則三桓之罪不容誅矣

陳廣野史記晉懿公之四年魯悼公之十四年知伯帥韓魏圍趙襄子於晉陽韓魏反與趙氏謀殺知伯於晉陽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自是晉益微至靖公二年韓趙魏竟三分其地

趙孟知伯欲假鄭人之手以殺已諒言已進退從知伯今知伯在此不敢獨先入也

君不沒悼之四年悼公哀公之子寧也家晉荀瑶

帥師圍鄭即智襄子環攻曰圍未至師未至鄭鄭駟弘曰知伯懷而

好勝知伯即荀瑶言其狼懷好在人上○好去早下之早服而為之下則可行也

則可以乃先保南里以待之駟弘乃先保南里以待其至知

伯入南里入鄭南里之地門于桔柣之門攻鄭城門○桔柣鄭

人俘鄆魁壘魁壘晉土鄭人囚而執之賂之以知政以知政賂魁壘欲使反為

鄭閉其口而死晉魁壘閉口不答而死將門將攻下鄭門知伯謂趙孟

知伯告入之使趙襄子先入鄭門對曰趙襄子答主在此主謂知伯也言主在

此何不知伯曰惡而無勇惡貌醜也簡子廢嫡子伯醜且何以為子對曰以能忍恥以我能忍恥辱庶

無勇何以為子何故簡子立以為子對曰以能忍恥以我能忍恥辱庶

無害趙宗乎庶幾無害也知伯不悛知伯不悛趙襄子由

是甚知伯甚毒也趙襄子由此○悲音忌遂喪之知伯遂

圍趙氏於晉陽○喪去下同知伯貪而懷知伯貪且而故韓魏反而

喪之史記晉懿公之四年魯悼公之十四年知伯帥

伯於晉陽之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

魏愷無害趙宗乎語妙然得無激知伯豈處危疑之道穆文惠知伯凌人襄子含忍兩言之間便可想見鍾伯敬左氏傳春秋未詳吳越及知伯事便是戰國策過文孫鑣數語簡鍊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七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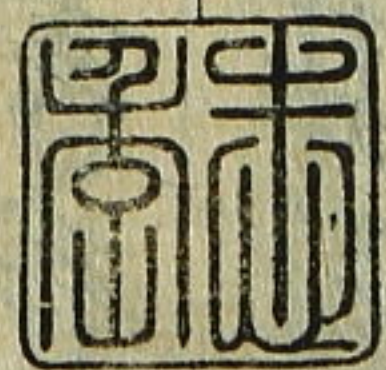
三傳春秋卷之七十

昔孔聖因魯史以作春秋。誠萬世不刊
禮典。極宇宙罔墜也。其後有公穀焉。有左
氏焉。各傳所聞。以羽翼經義矣。雖持論互
有得失。然要其淵源。皆自聖門諸弟子。無敢
私執一說者。迺所以尊經也。大抵公穀主義。
義左氏無長紀事。紀事之體。援古為鵠。依
例示法。繁于辭。合之妙。則有衍為數百言
者。有縮不過數字者。節以照應。處以融通。

故世儒或以為失之誣矣。予夙校此書。費多
年苦心。每論國成敗事。臧否。輒如身履其
時。然猶至禮樂兵賦喪葬之纖悉。古
今之所聚訟者。欲會衆說。而要之規
矩焉。亦難矣夫。於是乎。本凌雅。隆
評林。續輯程胡朱子。暨明清諸賢之
論。尤當於實理者。三子餘條。冀以教經之
蘊焉。然不敢定其為孰是者。信以傳信。

九傳言林卷七
疑以傳疑。蓋其慎也。予常慨焉。以愧無
芥許功業。表見乎世。時適撰此書。集
厥大成。垂之久遠。亦聊所以仰文明
之治。獎來學之心矣乎。

日本寬政五年癸丑秋七月七日。識于浪
華拙古堂。後學播州奧田元繼



寬政五癸丑年九月

大坂書林

松村九兵衛
葛城長兵衛
柳原喜兵衛
志多森善兵衛

